



轡文書屋集畧卷之五

安鄉潘相潤章學

碑記

少昊陵碑

少昊金天氏帝陵在曲阜舊縣東北一里許元宋以上祭法無聞前明肇載祀典三歲一舉欽惟我

國家監古作則恭奉帝主於歷代帝王廟位景德崇聖殿東室第一逢國大慶遣祭山陵與成陽闕里並重乾隆十有三年

皇上巡幸東魯躬薦明禋禮如廟祀厥後親題神位敬獻名

香疊爲詩章歌吟功德遣王大臣致祭其禮典甚盛歲在巳丑下吏相承乏茲土職司防護拜瞻壇像宮殿墻垣林樹藩級間多陔剝支柱叢猥禿夷敬以來歲諏日命工修飭塗茨金碧丹雘尅期報竣會明年辛卯暮春

車駕臨幸先遣理藩院尙書固倫額駙超勇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祭告越二日丁未

皇帝御征衣駕蒼龍至石坊前降輿步入中門王公大臣恭導至殿中拜位前北向立上柱香次上辦香行一跪三拜禮畢入至陵前周覽久之廼出自殿中門陞輿還

行宮文武百官跪道送迎如制是年冬十月恭懸

御書額曰金德貽祥聯曰前統紹軒臺紀因鳳鳥崇封傳魯

阜守有熊羆十二月朔一日恭陳

欽頒筮銅供器五于殿中明年春正月吏部右侍郎曹秀先奉

命以

皇太后萬壽祭告卜日成禮時則下吏皆欣得躬預修治掃除虔備品物敬隨節鎮監司郡守奔走執事榮幸無比僉謂宜有一言敬誌於碑乃虔具牢醴俯伏灌薦九叩首而言曰於惟帝之所以丕纘黃農宏開頊嚳德性行寔立極配天者循蜚疏仡荒畧失傳固非後世幹材末職所能仰窺惟竊觀左史所載鳥紀名官分至啟閉旣開羲和仲叔之先而五鳩鳩民五雉夷民九扈扈民所爲生聚教訓利用均衡董其耕

農禁其淫放者蓋與典謨誓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一軌同源用能俾萬邦四海式遵天常諸福洊臻高陽蒙業其神靈之長存終古者至使千百世後

大聖人憑弔遺墟窺尋心法隆禮閱文闡揚尊奉舉所爲修太昊之業配日月之明通山川之氣諧神人之願者昭揭穹天永傳無極嗚乎鑠哉乃作詩曰天開草昧孰纘三皇惟少昊帝著蹟雲陽汶泗之南龜鳧之北石室岩壇帝陵有赫肇自明代盛於

皇朝命官虔祀典並陶堯惟

聖天子尊師幸魯親祭帝陵盛儀載舉

天章宸藻焜耀輝煌闡幽微顯帝道以光葵器用頌尙方所

製昭德紀功勒銘萬世惟帝之德神聖性安以金紀序以鳥命官應天順軌義各有司統於歷正教授人時鳩雉當扈治法精詳九農五土各以其方因天則地察物明倫天人心理百王共遵矧是聖鄉周公邦域孔道大明埃之不惑雲陽永奠華渚長存川流嶽峙參兩乾坤

濮州陶唐氏陵碑

乾隆元年六月甲子禮部臣奏言臣等欽遵

諭旨集議古帝陶唐氏陵墓至尊至重案據山東撫臣岳濬疏言歷稽史傳俱稱帝葬穀林穀林於今屬濮州委官展謁州城東南六十里古雷澤之東穀林莊前靈域巋然崇四丈五尺博二十丈前有享殿三間四周祀田一頃二十畝濠地

四十畝明嘉靖時撫臣陳鳳梧檄行知州張寰建置

國初沿明之舊致祭東平無徵不信神弗享歆臣等謹按呂氏春秋堯葬穀林皇甫謐釋穀林爲成陽劉向曰堯葬濟陰皇覽堯塚在濟陰成陽帝王世紀堯葬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漢書濟陰郡成陽縣注有堯塚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後漢書晉書括地志太平寰宇記十道志鄭樵通志皆因其說水經注又云成陽縣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都鄉曰崇仁邑號修義皆立廟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蓋堯妃也前史又載後漢元和元年遣使者祀以太牢宋熙寧元年知濮州韓鐸奏請勅本州歲時致祭則帝陵之在濮歷歷有徵伏惟

聖朝祀典明備尊崇歷代帝王陵寢尤加隆禮應請俯允撫臣所奏以修葺東平州帝陵估需工料銀六千兩移建濮州帝陵殿宇殿東立帝母靈臺祠配以中山夫人

國家宏敷慶典遣官祭告與闕里泰山沂山東海並舉州牧時享守陵陵戶胥如曩例仍令東平州毋廢祀事其庶協於義而協乎臣等謹昧死以聞

制曰可迺作享殿三間東西朝房各三間大門二門各三間聖母靈臺祠一間石坊一座崇閣壯麗稱厥典制而歲久漂搖坍塌剝落壬辰季夏下吏潘相來刺是邦諏吉升禋量工命日經營重葺明年夏旱並走羣望僉曰帝陵古井自昔漢太守孟郁及前刺史潘汝誠有所祈卽應盍往求之迺帥紳士

者孺步行呼號百拜神堂虔汲玉水是日也早旣太甚炎炎
赫赫肅捧北還薄暮及郊倏見西南雲起疾走升壇濃陰四
合靈雨滂沱百穀用成僉曰赫哉帝靈福我烝庶宜勒麗牲
之碑以諗來世相竊謂放勳殂落二典三謨不載山陵大禮
呂覽以後迺云遠葬成陽諒由考妣哀思四海一心所在祭
醊哭泣起土爲塚春秋麥飯禮若家人狄山平陽成陽東平
未之或異正與

欽定禮記義疏所言舜葬蒼梧大旨符合至於帝德廣運魏
魏蕩蕩羲農軒轡皇虞神禹無能並大益其德性之純行實
之粹光輝之徧峻德之明使夫終古大人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學奉爲宗祖而敬天勤民治法治人宏綱細目統歸範
圍以是如天之仁覆蔭萬禩高明博厚誠感咸孚事有適合
理有或然下吏何人敢以區區忱悃謂能仰邀靈鑒干冒尊
嚴耶乃拜手稽首而系以詞曰於皇上帝誕闢屯難世作君
宰制惟

聖帝開天厥大配乾三五莫先逮神器攸託黃屋輻說橋山
紀畧烏號龍髯萬里依瞻有高冢巖巖鬱彼成陽穀林古莊
於赫壇場我

皇初載祀典新改闕宮隤隗惟

帝聖德涵濡九域于萬斯億以生以長風吹雨養煦嫗洸瀆
皞墟潭潭孔林蕤蕤並立爲三渤海波澄泰岱雲蒸永翊我
聖陵

濮州虞帝廟碑陰

州南界菏澤縣舊有虞帝廟供帝及二妃像元儒張頌爲碑
文言帝與二妃之神恭已南面蓋用朱子靜江府虞帝廟碑
語顧朱子詩獨尊帝頌倣楚詞爲九歌三闋其二乃云以娛
二妃寧思廟有妃像蓋楚俗之誣猶以二妃從帝不及溺死
沉湘耳濮於漢爲雷澤謂廟在雷澤之北瓠河所經遂謂爲
姚虞有內朝委蛇陪坐晏娛諸語似近褻且非傳疑意獨其
引虞書論孟中庸以爲聖德之盛由於耕稼陶漁則甚允而
省志刪之寧謂爲習見耶不知習焉不察且爾時經書猶未
若今日戶誦也君子可以論世矣因葺帝廟拜題於碑陰乾
隆丁酉正月濮州知州潘相謹書

周公廟碑

由庖犧至於成周文武名臣配享景德崇聖殿廡凡二十人
惟周公自漢唐時尊爲先聖先師後雖專奉孔子而

皇朝傳心殿恭祀三皇五帝四王諸師猶以周公先聖孔子
先師配位東西建言舊臣至有請於學宮倣啟聖祠之制別
立傳聖祠一所以祀元聖議雖未行不猶見周公之功寔與
孔子一致同爲賢於堯舜遠焉者歟公廟在曲阜城東北里
許卽魯太廟遺址康熙甲子

聖祖仁皇帝幸魯遣親王致祭錫之世職發帑興修
御製碑文與至聖廟並重乾隆戊辰

皇上釋奠闕里

續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六
遣和親王行享禮復

詔親泣拈香

御書額聯詩章恭懸廟內厥後疊次

臨幸典文稠渥載在史成惟廟屋歲久未修博士東野崇鑄告於有司詳咨覆准議估五年而未決相於己丑冬孟調繁茲邑拜瞻悚惕自慚守土而尸厥居不卽不圖以漂風雨罰其何辭乃固請撫軍倣嶽祠之法量撥差項錢布倡同官助輸又得監生周鼎勦事因舊爲新其修殿寢廡室十一座二十九間周垣三百八十四丈石欄板檻堦砌甬道靡不飭治新建櫺星門易大殿舊式黑瓦以琉璃神像神座繪飾惟新閱六月訖工會博士族人諸生耆老肝蠻落成越明年三月

乙巳

車駕東巡先遣簡親王肅將祀事越二日丁未

皇上親詣獻香如儀頒賜筮銅供器明禋殷禮不懈益虔

相

嘗恭讀

聖諭有曰朕所重者道也

御製詩又有曰所欽惟在道祇謁亦云宜竊謂道莫備於六經公於易衍爻象於詩著豳風雅頌於書作無逸君奭各篇而周官儀禮尤見知天知人質鬼神竢後聖故韓宣子一觀春秋諸書歎爲公德蓋公之兼三施四已集群聖之成而吾夫子之刪定贊修尤爲踵增加備以是羹墻寤寐精氣感通後賢悅道並舉二聖韓愈亦謂周公傳之孔子數千載後

聖天子建極作則屈尊降禮發揮闡顯備極推崇俾魯城內外闕宮並徧天下萬世皆曉然於子孝臣忠明光勤施譬若日星河嶽同流天地而遐方末學更以鑽仰窮年莫窺富美迺幸備員宗國瞻望宮牆歲時祭奠躬親掃除塗茨齋心備物陪王大臣後趨踰奔走隨班跪迎送

六龍恭刻

天章虔藏法物載揚盛典寔有榮焉用敢拜手稽首敬誌其畧

完縣重修文廟碑代

自秦漢以後二千餘年天子至郡邑守長皆得崇祀至聖而極乎祀事之隆者惟

聖朝爲極盛我

皇上天縱日新以神聖文武之德兼君師治教之統再幸辟雍六臨闕里典禮備明百王未有下吏等有恪將事每竊歎聖人之於聖人心一道同其金聲而玉振之者蓋如此乎其極至也幸得承乏一邑春秋朔望肅奉几筵敢不瞻仰禮門煥新舊宇耶謹按完邑文廟自肇修以後歲久傾頽不足昭妥侑爰與教諭某訓導某進諸生改作之厥材孔偉厥役丕勤殿廡門祠按序並興虔易神牌諏辰升座恭摹

御額遵式敬懸池沼垣墉甃礮丹漆經營於某年某月以某月告成諸同官謂是役之關於教學也請一言以詔邑人某自維學術陋庸曷敢言宮墻事顧嘗於講習之餘竊聞爲學

之要莫大於知天知天則畏天畏聖言而此心常惺天之尊
無乎不在而事之者即心見天聖之神無乎不至而事之者
亦即心見聖心一也而汨於俗異之學則褻天而去聖以益
遠欽惟

聖天子全體天道其示人之知天而畏聖者至備且明邑之
人幸生三輔又多德造之材誠由是而反求之心盡易乎向
之所以學者而造其理履其事以附於駿奔走之列教化之
成道德之歸非遠人也若但曰廟貌輝煌取足以發策決科
而已豈惟邑人之羞抑豈某等今日之心哉故工既竣役例
得鐫碑載同官姓氏因為揭其重修之由俾邑之人知蒸蒸
然興於學焉

濮州重修文廟碑

濮州夫子廟自明景泰癸酉秀水毛晟始徙建於今治至
國朝康熙甲午河中郅玠又重葺之閱今六十餘年圯壞極
矣前牧歸安潘汝誠復修殿廡未成而遷西江壬辰六月相
自曲阜來是邦入廟瞻拜竊懽甚學師談俊李碩謂是相責
相不能辭乃仍議倡捐並檢州人未輸之費及杜鄉賢遺鏹
共一千三百金有奇遊生監蘓鏡毛書文南綸綱等董工役
增修大殿頂榻十二哲神龕及露臺欄杆考正兩廡位次重
建大門移太和元氣坊於正中崇其跌傍增兩柱為德侔天
地道冠古今坊起泮池立石櫺星門雙石獅築五峯山開溝
引水出東北為左右垣長九十五丈七尺垣各一門如仰高

快覩制拓文昌閣臺基易木以甃建閣二層塑神像題聯額
復鄉賢祠節孝祠諏日請各神主入祠祠以新祀鄉賢杜冠
玉新祀烈婦儀張氏階砌甬道門檻屏樹黝堊丹漆舉皆如
式始事於癸巳夏五竣工於甲午仲秋時濮方有修城之役
相憚憚懼勞吾民而市鄉無擾人競歡趨蓋人情無智愚莫
不欲保聚其室家而尊親其父祖濮之學長嘗以文廟卽吾
學者之祖先肫肫相勸勉故一時人旣知修城之專以保民
又知修學之共以奉祀其率之也甚易而其成之也不勞一
旦土倫爲寇距濮境僅百里餘相煽恐且一月而州之文武
鄉國士下逮里民恃堅城以無虞相與固守無一夫悞入其
術焉者學校之教道德之化誠非易民也抑聞濮屬帝邱爲
吾夫子五至處久被化神之訓恭逢

聖天子重道尊師舉行曠典數臨闕里頒布彝言其示天下
學士以講求乎經學理學古文之學者至備且明吾濮旣代
有聞人而今之學者又多樸茂美材誠使仰遵教學之規以
求乎大聖人之所以誨人者將必重有進焉匪直曰謏聞動
衆攫取大冠如箕已也時余方勒石記修學事因與濮人相
勗勉如此乾隆乙未孟冬之吉

南嶽廟碑

五岳法天高明體地廣厚而衡山象應璣璿位列赤帝天假
神柄噴雲泄霧鎮奠火維地荒爲靈最著
國家威德震疊懷柔炎天朱鳥玉冊寶印統馭仙官驅策百神

列聖重光寵錫宸翰臚歡祝釐遣官祭告備物盡儀神靈右
享岷湘苗徭九疑五嶺之區盲風不作怪雨無聲時和年豐
人厭魚蟹厥功茂焉神廟在祝融峯下古柏虬松粉墻丹柱
鬼物圖畫照眩心目當夫陰氣晦昧瀕洞飄簸上海下天幻
冥一色少焉萬雲飛卷日現界明峯嶺千皺湖江一縷神靈
歆獻怪怪奇奇而潛心默禱呼吸感通用康我南天孝子忠
臣良士貞婦德施倍普其與國咸休永佐佑

天子之不顯休命乃作詩曰巖巖嶽廟屹鎮南離權衡萬物
日月重麗自我天覆乾端坤倪軒豁呈露民安物嬉迺命官
牧肅將祀儀惟文明世惟神之持山無虧日靈無蝕時福我
蒼赤億年無期

顏子廟碑

今皇帝三十有六年辛卯春三月丙午

車駕駐蹕曲阜縣古泮池行宮召太子太保和碩額駙一等
忠勇公福隆安傳詔曰朕將以翼日謁孔林少昊陵周公廟
先詣顏子祠拈香欽哉惟時守土大臣承命惶恐伏念
聖上行釋奠禮顏子專廟已
遣吏部右侍郎曹秀先致祭如曩例獨此次親臨諸有司毋
乃修治之不恪而慢於供張重得罪迺委大員率下吏相星
夜敬謹將事旦日丁未

乘輿至復聖門王公恭導至殿前降輿上香三行三拜禮畢
竚視梁枋几筵

賜額賜詩諭頒范銅供器廼出升輿周覽寢殿門廡奉

溫綸廟皆新修無吁咈旨遂出復禮門大官始色喜已而捧

出

天章敬恭傳觀竊惟自漢魏後推奉顏子之辭無慮數十百家惟有宋周子稱其見大心泰發蘊垂教程子以爲春生又以爲和風慶雲溫醇淵粹近聖人氣象朱子述其師說亦曰深潛純粹爲得其真而前代帝王未聞一語題贈欽惟我

皇上聰明聖智形容道妙額曰粹然體聖

御製詩又有曰千載誰能私淑者依稀宋室有程朱然後復聖境地始有定論蓋聖人全體冉閔雖具而未能粹然粹然者惟顏子易之文言曰純粹精也粹者不襍於邪惡非夫乾

道剛健天下歸仁豈易幾此謹於

頒發到日恭懸枋上陳送爨器俾顏氏世世子孫珍藏陳設凜若球圖又念舊廟坍塌歷有年所博士顏懷禪移請詳咨覆准估修計九千金有奇監司疑慮畏蕙久而莫定相乃請於大府撥郵城令楊賡颺差項四千金敬矢神座購堅材選良匠厚工直日親執撲以廵功而扶其不敏始事於庚寅七月訖役於明年正月土工木工金石設色悉如前估共修十九座七十二間周垣三百一十二丈又於原冊外全更大門椽板緣瓦繪飾神像龕座靡不如法蓋費未及議請之半而功倍之當是時大官皆冀遇

覃恩請大修且謬謂相可託各以事繫不一顧相惟念自少

受書迄無聞見幸備職聖域賢關拜陋巷汲冽井想當年簞
瓢風味慚不解所樂何事祇以得與掃除廟庭爲榮無細大
無敢不竭心力廼忽得邀

翠罕臨幸免罪戾不貽羞辱實惟復聖神靈其式憑之用敬
紀其事而綴以詞曰闕里東北陋巷舊閭專祠翼翼有壯其
居

皇帝崇儒遣官祭享復有詔言曰予親往暮春吉日

鑾輿至止敬奉馨香低徊不已載錫供器尊尊鼎彝爰題其
額爰詠以詩詩以識之報施不誣誰尋其樂曰惟程朱額以
旌之具體聖人粹然至善克復歸仁

皇帝神聖以定賢評覺蒙垂教萬古式型惟昔屋壞荏苒不
修旁風上雨爲世職憂風官承乏因舊爲新無能魏煥以爰
明神神不予責俾免譴訶刻詩於石用志媿媿李

嶽麓書院記

嶽麓臨湘江蓋七十二峯之小者而其書院與應天白鹿嵩

陽齊稱豈非以朱張講學處哉書院歲聘名宿爲院長選博
士弟子員之才者肄業其中今

皇帝右文敷教親灑宸翰賜道南正脉匾額命大吏恭懸中
堂兩院暨諸監司與其師以正學相勸勉巍乎煥乎觀

上之所以錫命與大臣之所以宣教思者真所謂千載一時
而道學之統何其盛也於是有書識三篋史舉廿部騁潘陸
之江海噪齊梁之蟬蛙者則曰此朱子之所謂俗學也勞而

無用急思有以救之有絕聖智捐聞見守金溪之黑腰宗姚江之孤禪者則曰此朱子之所謂異學也高而無實急思有以闢之至於談永康之事功誇眉山之權術亦以為非正脉所在而采取必嚴又况忘莘摯之所懷棄巷顏之攸執借經術以拾金紫務標榜以博聲華尤子衿之急戒非菁莪所長育者哉嗟乎士子為學幸際治教休明之時當途者又淵源洛閩而思有以宣播於無窮惟明誠之偕進敬義之夾持極高明而道中庸斯書院之所以為教士子之所為不憚險遠而來者吾道之南其真見於斯乎此愚所為鼓舞也若夫山蔥籠而遠舍水洄瀦而循除摹禹碑之蝌蚪嘆李碣之奇麗與夫院所自始及其所重新者皆有記故不復道

顏子林記

曩余覽任昉述異記稱顏林石楠二株大可四十圍為顏子手植嘗竊疑焉夫顏子年甫三十有二陶然自樂於陋巷奚豫為身後抔土樹木今其樹不知凋於何時獨楊奐東遊記所云石高二尺許鑄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者猶存不解何自竊謂古貴者之墓方相氏執戈揚盾先匱毆方良茲豈後人憤顏子墓不得用後乃贈公應以此守墓而為之耶君子蓋闕之顧考林地廣袤各一百五尋有五尺周垣頽塌林門朽壞墓前數步亂石敗瓦碑漫滅不可讀問之則曰舊有享殿康熙中修廟使者重建之今久廢矣余即欲復之以諸廟工迫甚未暇也今年夏乃捐俸構屋三間如舊

址飭其門俾殖殖有覺且將謀築圍垣壘紅墻會有濮陽之役遂不果嗟乎顏之視孔配也孔林經上公請修極崇閎且以近城數逢

車駕臨幸邀曠典獨顏氏以世一簞瓢不克輝先邱畧倣孔林毋亦有以上聞者耶請埃之賢者乾隆壬辰夏五月曲阜縣知縣潘相謹記

燕平書院記

皇清久道化成辟雍泮池教思靡窮而各郡縣書院之振興磨厲亦倍勤完邑古燕平地唐司業陽公故里也康熙四十七年前大中丞趙公宏燮捐購義田三頃設義館六意甚深也而精舍未修生師因就陋簡邑人病之余同年友李君麓

堂力圖興舉思新建官塾聘明師曠然一變其舊乃先籌舊地稅租又得城濠新墾隙地一頃四十一畝有奇河灘官地及絕戶隱地四頃八十九畝共定歲入若干兩捐購基屋在文昌閣之南深二十一丈博六丈改後房爲師席修前屋曰講堂旁建左右廂栖弟子立大門曰燕平書院屏垣幾幾黜堊丹漆寢庖漏溷床炕几桌以次備舉購書一千有五十卷置架而甲乙之工旣訖功存本銀一千兩月權息二十兩合新舊地租歲得銀三百餘兩議歲以二百一十六兩供修膳以一百一十九兩充內肄業生童十六人膏火以十餘兩備獎賚以十兩給夫役三人爲工食詳請報可選美材會羣賢以某年夏六月朔延名儒主院事余時與觀其盛諸學者請

續文書房集卷之三
余一言余乃語曰凡汝邑侯之疲力苦心以爲此非苟爲名也惟昔書院之教規若鹿洞遺言鷺湖講義師弟子所以翼道真者竊自慚荒落不能言顧汝侯念諸生生長

帝畿沐浴治化用是俾之由書院求古人之所以爲學者無鷺近利無欲速成積月累年因文見道漸以得修治之要其庶乎經義治事與蕪湖之士比美乎語未終諸生皆却立謝曰有是哉請卽以是言鐫之碑俾吾邑人知教之所遵且令來者有以考焉

勘尼山田記

尼山之陽隸鄒縣舊有學田二十頃祭田一十三頃五十畷晦七百二十步東至於小山西至於普陀山南至於昌平亭

北至於冷飯堂乾隆甲申衍聖公以鄒民欺信咨院行縣會勘六年而未結余到官一月同鄒尹馬君蘊錦疆理之得隱匿地十三頃三十七畝有奇視原額尙缺八頃以皆糧地不可復新立山至東曰夫子洞北嶺西曰五華頂西麓南曰黃土堦北曰穀山麓定租則嚴盜賣戒私佃造鱗冊鈐鄒曲公府印各存其一且禁樵牧詳覆報可顧嘗聞故老言厥初山多檜柏荆根如車輪盤結巖谷無敢伐有婁一均者爲鄒令學錄以魯源村民盜荆根牒於婁婁不之罪也陰縱民遍掘取衍聖公言於守守檄婁往勘婁復陰令民戶插小紅旗風俗紅旗戶有痘兒胥役誠勿入其獲者皆廟戶也復於守守以語公公語塞禁遂弛數十年山以濯濯而民德婁到今不

絕口婁其違道干譽人耶或曰司尼山者向多倚公勢欺民民取一草一木及馬牛偶逸皆有罪民困甚婁固愛民人也
是二說者余皆附存之

馬波渡石橋記

江派自虎渡口而東轟轟然一瀉數百里匯爲馬波湖相傳爲漢伏波將軍馬援屯兵處土人涉湖口爲亂號馬波渡渡之東溢爲浸濶可一里每夏秋水漲兩岸旅客負資斧號咷或杭之一葦多覆溺行人股慄乾隆某歲里人劉君雨載築長堤開水門架巨木其上遠近稱便顧坊益峻水益湍悍怒駛不可觸往往衝堤漂木走一歲中又連告溺人病涉如初雨載喟曰吾惟憫然念斯人之溺溺復若是是重不德也乃

禁家事無關我犯風雨披霜雪募金修石橋鳩工匠輦山石做作洞門呀爲水竇縱若干丈博殺一分可容車傍立欄杆斲巨獸獐目森森欲搏水怪狀上立小石屋屋有像經始於某年七月越十有二月甲子朔橋成大合樂肅諸義士落之酒酣衆謠曰出雲新月飲澗長虹斯橋孰作劉君之功又謠曰黃流渾渾新梁奕奕修橋之功與橋無極雨載起拜謝曰余惟愚事之不集傷鄉黨財以獲戾人神又庸之乎請伐巨石刻捐輸姓名及金錢數俾來者知所始子盍爲文以記之余惟杠梁之修古制甚詳然類皆守令事抑又聞佛氏入中國亦以修補橋路爲爲善子朱子謂其以善賈今君非有符檄之警惓惓然視人溺猶已捐頂跣不收聲又非歆於因果

如佛氏所云鄉人莫不歡欣助贊風從而響應於戲乎匹夫而能動衆蓋必有道矣乃作詩曰瞻彼巨浸渡口之東夏霖秋潦馬步途窮蜿蜿長堤鄉人所起伐木爲橋往來咸喜橋之浮矣職堤之流堤之流矣繫人之憂劉君投袂石梁斯構幹地泉通盤根玉斲天寒白鶴日落青龍霓舒電繞虎步雲穹晨趨星旆夜發風馬萬里騰驤無冬無夏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任於

國而預遠謀衆謂茲橋惟劉君力君曰不然鄉里之德衆謂君善自天降休君拯人困匪福之求匪名匪利無夜無晨凡此橋工曰惟志仁我慚題柱我切濟川勒銘堤右用告億年經峯潘某記

修射圃記

古之士習射於澤宮明洪武時詔府州縣學置射圃定射禮取射於雙相圃之義

國朝頒學政全書令提調官仍葺射圃備弓矢教官率生員武生校射其中飭武備其爲法更密福邑射圃地六畝在東嶽廟西歲納租賦如額前令朱公國梓建觀德亭亭久燬圃之地學役耕之黍苗芃芃然丁亥夏兩學師胡君道廣李君澎好禮而勤於職謂余有修葺責請建新亭兩庠士競捐泉布推者成者四生董厥工不一月而亭成樹坊道南曰興賢列楊柳數百株以表至旁植桃李前栽檜柏青蔥翠鬱隆隆然作城後屏春秋朔望前期戒生員武生定射耦選執事樹

續文書屋集卷之五
鵠置位至日舉行如儀雍容揖讓無忒者余乃諭於諸生曰
今博士窮年手帖括詡詡然謂彎弧非吾事視周禮鄉大夫
獻賢書退習鄉射惜勿聞甚非

國家教學意諸生居海濱承師訓爲有用材日講求五物三
年大比興賢能出使長之入使治之一旦奉檄誅小醜卽挽
萬鈞爲

天子折衝禦侮臣教化之行人材之盛此其首選也謂愛禮
羊存者猶糠粃耳諸生以爲然余欣與觀禮因以桃園新淤
官地六畝王之進絕地十畝租入充守者用且伐山石志始
末冀後賢續葺毋廢毀四生者監生王元寧徐志靖生員安
泰史贊唐也最著勞勩例書名

福山縣清河橋記

清河舊有板橋長十餘丈捐修於東關村遠近稱便比年飛
沙壅河口自冬徂夏水常汨汨然漫河干東西相距幾六十
丈舊板不敷用且多朽壞涉者病之東關人欲大修而力未
能也余惟杠梁之成有司常職矧茲近城通衢思一廓然大
變其舊且爲永久計顧其地積沙於石不宜宜仍爲板橋計
用橋一百三十橫橫長六尺濶九寸厚三寸用椿三百六十
高九寸圍一尺有奇用馬板一百八十條長九尺寬厚各八
寸用梁三百六十株長九尺寬五寸厚如之厥費鉅甚余乃
劄捐多金勸官紳成其事遴鄉約蕭永貴同耆民王恒庀材
鳩工越一月告成廼建坊登諸捐金姓名以旌善以志官橋

所自始隨時補葺固有俟於後之大尹也其冬架而夏貯之則仍責之東關人云

福山縣福泉井記

邑城中舊無甘泉居民率遠汲清洋河或昏夜求水以肩鑕不可得丙戌春衆修福聖寺之後殿取土於殿後西北隅忽有水滂然而仰出飲而甘之鄉國生偕衆浚之甃之築垣別之爲轆轤轉之修綆上之人皆稱便請余識於檔且題名余觀井之六爻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而其三之詞曰王明並受其福是泉也厥初爲泥爲谷射鮒至於今爲濞爲冽爲勿幕其福我福之人甚溥福人之受福寧有涯也且出福聖寺後實鬼神之所福因名之曰福泉井志勸相云

曲阜縣文昌宮記

士惑於祀文昌久矣明者矯焉蒙皆謂不然惑之者曰張仙曰梓潼帝君實主下土文柄有陰隲文惜字說由我則榮否則落矯之者謂三代以上無此神士固文且貴朱竹垞專以爲司祿祿者不必才語近憤激亦未允竊考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註引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居以成天象又云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能台也漢書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孟康謂泰階爲三台台星凡六晉志亦謂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古

之君子德之則必報之農祭蜡女祭蠶士祭文昌其義一也
先王之世人心正祀典明士初入學祭先聖先師祭樂祖皆
報情反始之意後學競驚於文欲其文之無不利則求之於
文昌其富貴利達之念勝則求之於司命司祿唐宋以後重
科甲則又求之於斗魁三台蓋雖尚書禋千六宗周官祀司
中司命之禮而失其本真猶之名山大川祇是精氣蒸鬱凝
聚而後世乃有五岳夫人諸名號皆杳渺無足據君子循俗
之宜考古之制人駭其貌我感以氣夫祀文昌者亦祀夫斗
魁六星魁下六星而已然則曷爲崇其像曰今之像猶古之
尸也尸以生人之氣接幽元之氣像固不能顧有其誠則有
其神神像所在氣卽憑之故今法不泥古而撤像曲阜爲聖
賢里諸淫祠宜屏獨文昌宮在秉禮門其亦史記之意歟廟
屋爲前給諫孔聞詩所創久不修治過之者有覆壓患辛卯
春余以
鑿輿所經宜整肅且謂神曰文昌不欲慢因捐俸完葺如初
有術者過余曰是邑無甲榜且五十年此祠修吾見魏科之
連掇也余亦妄聽之越數月東門內孔君紅谷與其從子攜
約同成進士明年壬辰北關顏東虞又魁禮闈噫嘻其真有
感耶抑偶合耶姑記之以質於君子

完縣關帝三代祠記

代

關帝三代祠舊在南街東後巷距帝廟里許非前殿後祠制
乾隆丙子季秋余始督邑人徙帝廟後之招提北去數十武

仍供大士像乃卽其舊基作新祠奉帝祖神主遷其中時邑方有文廟暨書院之工或謂是役也盍稍緩余曰然然而治民事神固宰官責也事神之務要在遵典禮而崇明祀古者廟制各有門堂寢室合爲都宮漢唐以後更爲異室同堂神之道人之情也故我朝追封關氏立祠廟後倣照崇聖祠例直省郡邑無或龐者且余非苟紛更也勤念民俗而明其教也教之所斥凡頽廟荒刹請修募復者余將飭禁焉教之所尊若捍患禦災之龍神舊棲木蘭祠左者余必奉遷焉故治完六年常夙夜不遑思黜邪崇正苗疇而髮櫛之愚才薄不足殫職貽人神羞况乃遵奉關帝之先體制攸昭甚重且巨而寧勿汲汲乎哉旣以告疑者因并錄其言鑱之石

文田宋氏祭田記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義維賢者能盡之昔先王富有天下取於南郊之田秉耒親耕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以事先古以爲醴酪粢盛下逮卿大夫士亦莫不各有賜田國非無良土也耕非無良農也不身致其誠信則不可以事神明故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後世士庶之家限於制而不得遂孝子順孫露濡霜冷而悼詭悒悒者闕然不具而惘然不嘆故紫陽家禮參酌古今取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不得典鬻其諸協乎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與文田宋氏厥初無祭田雍正庚戌歲羣推仁則特樹爲之督兩君教家一本古法宗支咸序應春仲展墓沿

舊蠲金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愀然曰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爲永久計所以揭虔安靈者罰其可辭廼相祖塋辛家山之柴地春禁樵採而秋薪之視時薪之賤貴而上下售之與族姪秀三公斂散權子本行之十年通積金若干兩買周人之田數十畝歲入租穀若干石以爲祠墓明粢之用牲互益簋絜於是出先祭之期齋戒事五鼓旣作穆昭羣分牲肥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旣退合食並受其福凡百千子孫不費斗糧而所以惠宗公篤恩誼者皆置田力也及仁則卽世特樹又與其嗣君之淮同族叔麗塋序次譜帙刮劓之資亦仰給焉蓋倣朱子之法而神明之者嗚呼豈不謂賢歟傳曰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今豪家山水之利甲鄉邑歲積泉布盈鉅萬用若泥沙曾不肯輕擲一文購半晦爲先人享祀計其窮年學禮之儒又恨無積金不能爲幸得爲矣顧日倉皇取橐中裝擇田園長子孫於其享祀時亦騷騷爾若野毗而老少奔波解衣散錢茫然爲淫昏之鬼求香火以飽浮屠老子之徒之腹者罪又甚焉噫嘻聞宋氏之風者仁孝之心其亦油然而生矣雖然余亦耳食三禮而志莫之逮者旣重宋氏請爲之記其概如右亦因以自勵焉

修龍神祠記

國尊龍神視諸王祝號犧幣厥祀孔明亦粵天妃舊俱稱海

神

制詔加封誠感咸孚殊徽號曰天后蓋隆古捍大災患祭法而郡縣偉大夫生能澤其民死以遺愛食其土廢而張之皆有司責哉余治福之四年從諸紳士請募泉布肇建祠於射圃爲三室中奉龍王東祀天后其西遷朱公國梓像居之公保危城有膚功嘗建觀德亭因復構亭祠前仍舊名墻宇四周傍爲小屋三間遴住持予之官田十六畝奉香火環種新樹數百株禁毀傷春秋祈報由辟率諸生習射觀民兵演火器太守趙虛齋先生見而嘉之曰是役也崇明祀酬殊庸敦德藝習戰備務一而諸義兼宜有記乃勒貞珉紀事實俾來者知教之所自諸紳士姓名別見射圃不重書時乾隆己丑重九日

救災記

乾隆辛卯夏五月武定府大水淹禾稼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撫軍飛章以聞

聖皇憫恤肫諭速蠲賑如例九月之朔余奉羽檄星夜赴青城蒲臺二邑經理賑務至則宣訓諭考規例相地形疏積水度村莊稽冊籍角斗升鈞泉貨議廠舍遴史胥先赴西北鄉次南次東北望而眡其村水環若濠長若渠廣若陂其樹槁以樅其草元以黃進而眡之約仄仄泥滑滑跣則蹶揭則陷車行則滯馬走則墮眡其塲如洗如焚如積穢間堆敗稻亂穗以指按之則癘如眡其門籍皆無存問之則曰某村千戶某村數百進而眡之突如阜呀如谷覆如驚纍如鬣削如刃

厲如亂石曰此皆頽墻也。眡其巷巖者，歆者，捩者，拄者，柱，墜土者，梁，仆地者，木，植，枿者，夾，墻，怒，牙，鋸，齒，若，欲，齧，人，者，曰，此皆敗屋也。進而眡之，堞無雞，苴無豚，牯無牛，箱無粒，盎無蔬，甕無糜，眡其飯，煮敗桑葉，細切之，以少許麪和之，蒸之曰桑餅，磨三稜草實，以少許麪和之，蒸之曰草團。眡其人之貌，黑而瘦黃，而痞體核，而脚癰，疲癯，而庭廢，眡其人之衣，男多裸，程女擁敗絮，無完裙。眡其居，或架床水際，圈片席以承露，或爲人字棚，廣數尺，深數尺，妻子床棹，釜鬻皆寘焉。夜半寒霜降，風颯颯吹，水氣入寢所，凍不可忍，則相與抱持號哭，聲聞數十里。聞官至，則男女老幼羅拜號哭曰：爺救我，諭以上司，請蠲賑毋戚戚，則又相與泣且拜曰：

萬歲爺活我，眡其口一戶率二三十人或十餘人或女口倍男，問之則皆曰：幾世同居也。伯叔母寡嫂也，女嫁而夫逃以歸也。易一村則其衣殊其貌不殊，再三察之則彼村所已閱者，往往在焉。眡其突一戶計室四五室，各有灶，灶多不黔，凡查青邑成災之莊一百五十二戶，一萬六千有奇，口十七萬八千有奇，併於災莊之莊四十九，益戶四千九百有奇，口五萬七千有奇，不及分之莊二十九，處高而言窪之莊百二十，二男女老幼千百人，日啼於館，擁於輿，慰諭之不去，則往勘之，勘不如例，則集衆而勸戒之，凡賑分極次，戶大小口次，貧兩月極貧三五月大者，人日與之粟二升，小半之，糞獨倍之，聞賑歸者，入之寒士，移學廩之災不成者，預借穀以濟之。

計倒房之間而請畀金葺之書役之弊混者覈之多出簡明
示以曉之不率者懲之其於蒲也亦然噫嘻親民之官莫要
於勘疑獄賑大災是役也予蓋忘寢餐三月以赴之冀萬一
之補裨而常多遺憾則信乎施濟之難也爲之記其畧俾覽
者其惻惻云

濮州修城記

皇帝嗣位三十有一年乙酉冬十有一月忠勇公大學士臣
傅恒等奏言臣等欽承

聖諭俯念六省應修城垣工甚鉅特發帑金五百萬兩期五
年竣事謹分省酌派山東城四十有六估需工料銀一百五
十有五萬凡五歲撥三十萬兩得

旨允行惟濮州城列第四工估覆咨准應請項三萬二千三
百兩有奇越五年己丑前牧潘君汝誠復以州人願輸修詳
請奏可核減原估數三千兩餘又三年壬辰季夏朔余始涖
任城益圯度終無可諉迺齋戒誓城隍神設十櫃於關帝廟
擇謹畏吏用串票收錢如收糧餉延褒城貢生樊君漢弼遴
生監之勤幹孚人望者量功命日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
土方議遠邇計徒庸平板幹稱畚築慮材用具餼糧以蘓橈
葛洽筦收支與蘓鵬羅鍾嶽董其北西張大爲毛書文周鳳
岐與盛世佐葛自強董其南東舉人南書金原任同官令毛
麟以時往復經理爲簡明牒令鄉保各持諭其鄉人曉之以
修城備緩急城固則鄉寧勿畛域許之以輸少許金外不毫

毛擾累人懼趨之甫越月輸錢萬餘貫源源來四城日役千
百人旦日鼓鼙集工登登薨薨邪許聲聞數里昏則聞金
音乃去一夫一車皆和雇市集若無事羣官日親築者不執
扑無敢不勉孤見而戒事閱火見星見水昏正始畢至明年
甲午秋九月未完西陴僅十之二而王倫亂作

國家承平百有三十年士民一旦聞隣盜警煽惑驚惶幾欲
竄余時自省闡馳歸集羣賢守四門新弔橋補缺陴輦磚石
儲芻菱造軍器製火藥募壯夫一千六百人蓋窩舖六十有
四人日與之米一升錢四十文三日一椎牛饗士十日戶各
與錢千文至五四百不等士氣奮甚晝則各持鋏鋤開城濠
一千五百餘丈博二丈深一丈夜則分處窩舖五人爲伍伍

有首十人爲隊隊有目百人爲羣羣有長各執利器鳴榔鑼
更番巡警矢伺賊至卽爭前擊殺毋敢後余宿北城樓州倅
俞君鴻慶與吏目呂君鼎學師營汛分居東西南各勤督率
志固甚要皆恃堅城新修以無恐城之內外人乃一詞言曰
某等今日乃益知修城之要也賊平卽鳩工築未完陴垣以
今年二月報竣計惟四城樓經前牧潘君勸修外凡新修原
估土城一座砲臺八角臺四月城四周七里長一千四百一
丈三尺身高二丈上博一丈四尺下博二丈四尺陴牆高二
尺二寸厚一尺二寸涵洞二口博三尺中高三尺五寸深二
丈四尺增修磚海墁長寬皆如其舊土工石工木工胥如法
又增建東南隅高閣二層上供魁星像下爲匾顏曰樂成黜

聖雕刻皆工緻圍城栽楊柳一千二百二十四株爲護衛量濠地幾頃募民認種復其租令歲修坡岸畜柳株以十月濬濠深五尺諏吉日告城隍諸神會諸官紳士民落之酒酣衆皆謂是役也多予力予堅不受歸功於督工紳士紳士亦不有予惟州治昔在古郵地卽今舊城自明正統戊辰圯於河景泰辛未州牧毛晟請遷王村卽今治始築新城語在前志中厥後時加補築閱今三百二十餘年僅存城址都計新修用錢二萬九千貫有餘皆蠲之於民民樂輸惟恐後實惟吾濮民好義亦惟吾濮紳士知當務之急故其始事也不疑其輕用民力於無甚切要之務及其將成也城之人恃以拒賊鄉之人亦恃城之固足以守而賊不敢越城而爲吾毒嗚呼是庸非聖朝教養之澤之淪浹於人心者至深且厚烏能如此哉予以未信勞民不二年成此巨工卒得免於厲已之謗實有厚幸焉諸紳士請爲記勒石傳之後世予不能辭也乃質言其實如右

文筆峯記

有塔若廉貞屹然起於城之東南隅曰文筆峯遠銜山翠高挹星輝以平原爲赫嘯衆流爲墨海翊地靈也余奉檄治濮之明年訟案旣簡保法旣嚴乃集紳士與廢墜葺聖廟起泮池新文昌閣築城九里有奇而重修文筆峯之董其工者亦以次告成請余爲文紀其事客有好名勝者偕余陟峯而望之謂余曰舜澤風清堯城月朗絃響花村歌聞錦里固文筆

續文書屋集卷之五
之林也如椽之手寧勿擱乎余曰然然其筆峯之層聳則固
有辨矣今有繁若嶺樹濃若岫雲燦若谷葩麗若邱石是王
充戶間之聿江淹夢裏之花也吾陟一峯焉曰子集筆則有
巉如巖直如壁輝如玉潔如瀑爲龍門管爲廬陵翰者吾又
陟一峯焉曰史臣筆若夫伊闕之毫紫陽之竹披文相質外
直中空發宛委之函寫麟鴻之簡是將並泰華窺日月凌絕
頂小衆山其峯之峻非甚強有力者未易一陟也吾烏乎攀
之客乃喟然曰允若是公之期我濮人深矣行見濮之筆日
鉅以崇

聖天子之所求賢宰相之所升觀風者將大書特書不一書
已也請摺筆以俟

濮州鄉賢杜公碑銘

皇帝嗣位二十年乙亥春二月特詔鄉賢祠卽古周禮瞽宗
學崇德象賢典綦鉅戒達官父祖毋得驟入有司欽承
上旨十有餘載弗一舉歲辛卯余宰曲阜舉原任潼關道孔
公次年壬辰來是邦又舉前牧潘君汝誠詳駁之司鐸杜公
大中丞徐公學使韋公李公以二公行實彙題於部大宗伯
王公蔡公覆奏允行由是杜公與孔公皆各得祀於鄉時余
方修大成門立太和坊樹石櫺星作泮池築垣墉建文昌閣
復督諸鄉賢後人重建祠宇詠日落城請諸神主入廟惟昔
西漢主爵都尉汲公黯社稷重臣位第一亦越李唐時則有
若五經指南王元感在趙宋時則有若張忠定公詠李文定

公迪粵若前明及我
皇朝名公鉅人接武
肸蠁胥以序升祔而
杜公以老博士得從
其後厥嗣鏞暨其姪
躬沐浴齋戒倣周尺
造木主以甲午八月
吉旦宿賓友盛牢醴
告文廟祀先進奉主
升於龕禮儀既備鐘
鼓既戒余偕僚屬紳
士耆叟童孺三獻卒
事一時觀者如堵墻
皆嘆爲盛舉請立碑
爲文紀其實余按公
諱冠玉字美如號見
珍世居濮州景仁里
代有隱德公父蘭汀
公以文行著勅贈修
職郎公孝養二親克
盡歡侍疾檢古方藥
藥必親嘗不愈則稽
顙默禱求以身代執
喪六年哀毀盡禮不
食肉飲酒不入內友
伯兄冠珮弟冠綏篤
甚白髮會食如髫年
讀書嚴存省嘗言顏
子不遷怒我輩惟服
膺程子忘怒觀理一
言充養純粹覲德者
無近遠戚疎皆心醉
散財帛周乏絕置善
坐瘞暴骨興義塾聘
名賢育秀士化鄉人
德修而衆孚學成而
名立雍正十三年由
歲貢逢覃恩准恩貢
越明年應

詔舉孝廉方正賜六
品冠服又十年選蒙
陰縣訓導課士如蕪
湖踏荒如紫陽解組
西歸士民皆扳轅泣
送逍遙綠野未嘗輕
入城府惟拳拳急解
推崇實學一時名士
如康景和王鈇皆遵
其教公尤憾生不及
修州學遺千金昇鏞
與躬捐之嗚呼公之
賢之篤於家著於校
模於士範於黨者迥
代豈易觀用能孚協
輿評光膺茂典追配
於古鄉先生豈不偉
歟余旣樂預觀禮又
思公與孔公世之相
後百有餘年其子若
孫

皆不過縣邑令佐非能身列顯要得相知有氣力者推輓卒
以潛德幽光不終泯滅東邦一百有七屬獨爾公一歲同升
並祀光俎豆式閭里而余以忝竊兩地皆得附名其牘實有
幸焉乃作銘曰鬱鬱濮陽偉人代作沒爲樂祖祭於殷學長
孺孤忠肇歆祠祔復古復之羣賢繼爍有韙杜公言繩其獲
孝泣蒿莪友隆棣萼澤煦蒙泉仁周鬼壑定性之書傳來伊
維求合於中其情斯約霽月光風時尋顏樂
天寵欽承大冠孔碩奕奕東蒙往鳴其鐸鹿洞輝光用消羣
燭周困賑饑普均惠澤公歸自東有書滿閣以保後生矩規
繩削屹屹覺門巨工攸託存順沒寧教思溥博宜庶士大夫
萬民是若陳於闕廷釐茲卣爵

帝重鄉賢特嚴舉錯惟德之潛令聞攸灼魏水洋洋丹陵
粵公食於茲公名不作

濮州前刺史殉難張公祠記

始余至州謁各廟有洛陽張公祠問之則曰明刺史之抗拒
王師與其配劉同死事者也歸安潘笠人先生從舉人蘓居
業等請肇立享堂置祭田余甚服先生義怪先生不以上聞
顧念先生素謹嚴必有說乃退考州志止壬午之變八字省
志不載明史忠義傳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

大清兵徇山東抵海潁流豐縣令若萊蕪馮守禮鄒平朱迥
添武城任萬民臨淄文昌時壽光李耿滕縣吳良能東阿吳
汝宗高苑周啓元濰陽郭芳聲豐縣劉光先沭陽劉士瓌兗

守鄧藩錫與其僚王維新譚絲曾文蔚閻鼎李昌期皆効死其妻妾亦往往殉之均被贈卹獨無公顧自公沒後到今百有三十餘年州人於公死猶能鑿鑿言之春秋冠帶相隨祭拜至數十人劉夫人投死官廨西井井亦久廢不用嗚呼此非公與夫人節義之誠實有足感人者烏能至是余乃欲徐考其真既得河南郡志載公丁丑進士知濮州殉難贈副使洛陽縣志劉夫人載列女軼公贈卹恭逢我皇上特諭大臣查議明季死事之臣一體旌諡下逮諸生輩布並許俎豆於鄉又令議左都御史張若淮奏請勒限訪查一摺州人皆喜張公之可以上達也舉人南書金等以前東昌府宋炳奎申請巡撫王永吉巡按陳昌言疏題詳稿來跡而公孫紹宗亦以其家譜傳誌至余考府文載公被難於州堂而邱方峩所爲墓誌乃謂旬日後得公屍於鳳落莊莊在今東關外三里外爲墟洛陽舊志言公死於土寇李鼎鉉濮志紀年乃云大兵入城公與劉氏死之府文前云公聞鼎鉉陷清源卽爲城守後乃云敵騎擁至巡撫邱祖德爲傳不言死於鼎鉉墓誌謂兵自喜峯口入齊魯又謂公死時長子於恭年十三丙戌扶二櫬歸葬必順治時而笠人牒洛文謂聞公夫婦葬州境康熙中年始遷故里其說各岐余方屬州人再覈之又蒙上諭於廷臣所呈前明殉節諸臣梗概名爲勝朝殉節諸臣錄刊刻頒行冠以

諭旨附載奏議褒之詩篇題識簡端且謂廷臣考据明史及

輯覽旁及一統志省志已得三千六百餘人若復稽諸文獻無徵之餘必致真偽混淆兼恐有司詢訪吏胥擾累大哉皇言教忠與傳信皆足為萬世法州人遂又以張公事不得達為悵悵余語之曰我朝

聖人大度如天節次修輯史乘凡抗我顏行者無不採入獨張公殉難子孫不以聞州人不以請而又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使其大節沉晦不彰顧於當日舍生取義原非求名之心本自無憾而遺澤所留五世莫斬能使州之賢士大夫婦人孺子過其祠者無不瓣香致敬直欲與魏水箕山同其有永嗚呼公與夫人其亦可以無憾矣時因葺公祠乃書其所山告州人且寄笠人先生以為何如也

續文書屋記

韞聖經賢傳諸史子集為一屋屋四室室各四版中之北曰經室其第一版曰欽定諸經尊王也首易折衷次述義次詩書春秋傳說彙纂次詩折衷次春秋直解次三禮義疏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又次

大清會典

皇朝禮器圖其第二版曰朱子諸經解儀禮經傳通解經之定本也次朱子四書註或問語類小註遺書百家講章擯不與大一統也次周禮刪翼周禮是聖人天理爛熟書刪翼頗有發明故陟之又次小學近思錄入聖之津筏也先儒云三

代後聖人惟文公爲第一等故朱子文集附之其第三版曰十三經註疏易書詩左氏春秋禮記爲五經益之周禮孝經論語孟子爲九經又益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儀禮爾雅爲十三首周易兼義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共九卷次尚書尚上也上古之書也漢孔安國傳穎達疏凡二十卷次毛詩二十卷毛者傳詩人姓別於齊魯韓三家也或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漢鄭康成箋之其疏亦穎達也又晉杜預孔穎達注疏左氏春秋六十卷鄭孔注疏禮記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則鄭注而唐賈公彥疏也孝經注疏九卷校於宋邢昺昺又疏郭璞爾雅之注十一卷論語二十篇集解者魏何晏其疏亦昺也注孟子十四卷者漢趙岐疏之者宋孫奭公穀各二十卷注公羊者漢何休集解穀梁者晉范甯疏之者唐楊士勛儀禮十七篇韓昌黎亦謂難讀而鄭注與賈公彥疏最詳明但鄭氏信讖緯如解五帝云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記疏亦不能是正他可類推朱子謂宜刪去且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厥功甚博顧所以求夫聖賢者則不在此近人又欲宗之而祧朱子昵矣其第四版曰歷代經解自漢魏及今凡依附注疏及羽翼宋儒者以其班而余所著周易尊翼禮記釐編周禮撮要在焉其未定之詩書叅釋春秋尊孟近思錄輯注亦附見其名中之南曰史室史體二曰編年曰紀實編年首朱子綱目次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又綱目前編續編

三編凡爲是體者皆附之紀實之史馬班大宗也范順陽小宗也三國志庶孽也五代史其中興乎明史其繩武乎史記一百三十卷評林測議註頗備漢書百卷顏師古注後漢書二十帝曹而寇劉不如習鑿齒或曰彼魏臣固爾唐君臣撰晉書一百三十卷語多駢偶他若宋沈約宋書一百卷梁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唐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魏收魏書一百一十四卷隋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李延壽謂其不雅馴爲南北史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較本書差勝而表志無傳議者病之魏徵隋書八十五卷歐陽修宋祁唐書二百二十五卷較舊書文簡而事增顧余最愛景文傳論筆力特勁歐公不之及若五代史七十四卷則歐公勝宋遼四史矣元阿魯圖等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遼史一百六十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明李善長等元史二百一十卷皆煩蕪少裁正惟

國朝修定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爲完美它若歷代雜史通志郡縣志及余所輯琉球入學見聞錄曲阜縣志皆在焉其未成之兵農禮樂編明綱目書法讀史提要亦存其目如經室經室之北日子室余少愛南華文旣以其亂經與老列申韓荀楊僅一過日後乃觀文中子紫陽之所稱也惟韓文考異余蓋嘗寢食焉所至必携之顧訖無一得他家凡數百種或偶一繙閱或僅存其名目矣其史室之南曰集室賦如騷文

如選家如柳歐王詩如李杜吾師也旁及李翱孫樵杜牧曾蘇諸名家之粹者皆熟復若

欽定古文淵鑑三通子史精華大學衍義諸書

御試題多資焉其他私集選本甚夥時文猶古文也士非此不通籍故以

欽定四書文爲宗諸善本亦存之而附以余西漢文精鈔古文類編制義精選及轡文書屋集畧約六齋制義潘氏一家言蓋余少時亦喜漁獵長乃務爲精專不欲效近世名人自雄其擁書數萬卷貽譏記醜讀大學至三月餘或窮經一條數日不能易猶以性魯思滯老老大大鮮成就諸所藏卷軸雖經流覽卒乏圈評若賈肆竊自恧大兒歸于槐園修三錫

祠起

誥勅樓樓前作屋貯新舊書傍爲兩廂室便讀者余仍名曰轡文書屋記於碑俾知學務正而博博而約且共厲世守禁嚴于平泉莊一石一木云乾隆甲午夏日湛一學人題於濮陽官署

續文書屋集畧卷之六

安鄉潘相潤章學

傳墓表誌銘

東麓翁傳

翁諱正字書素號東麓姓潘氏世居黃山之南父某庠生與
車氏甥舅居三世始析箸析箸悉量分人皆以為義配席孺
人生四子翁其仲也翁受庭訓取師友必真君子如裴伯範
龍大章劉南一尤所敬憚嘗以為學者之病在於逞詞章帖
括而昧立身之大或縱情於聲色或較能於權詐至闕伯實
沉日尋干戈俗子所不忍為而其人悻悻然自謂得計吾不

識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也事父盡色養母席早喪常以不及養爲憾事繼母張不異所生與伯及叔季分產若同居每諸翁至翁賓迎之正坐位奉茶烟日再三會如初常饌皆迎食食甚恭家事大小請於伯伯言翁唯命與客譚不僂言伯或令翁言言必曲盡事理或叔若季言翁和顏受之稍不愜亦委曲開論期於共濟伯老翁扶之伯病旦日偕叔季詣伯所請曰安否諾則退及日中及暮亦然或要之四人者必偕伯先翁後叔季又後之一不往足促縮不欲前嘗曰郭景純術不足泥吾嘗卜某所吉吾他日四昆季四妣孀當以次耐葬示吾家和睦若生前是亦傳家一訓也姪六人教誘多方常饌亦呼共席席十餘人不忍去一一不至眷眷不能已子姪各事事與正學人交有過正容責之改後已諸幼弱者在側雖燕居詒詒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女兄一適繡林太學生鄭某老無子翁念及淚輒滂滂下女弟一適上里羅某夫婦俱歿翁撫教其二歲甥與諸子均甥受室始收淚出其所司貨財若器物一一簿還之與人交送迎有常處與所親言津津窮日夜不厭所不足竟日無一語嘗徙倚虬松下嘯傲自得不預人世事長吏皆嘆爲隱君子云

彭少曾傳

君諱啓宗字少曾號豪軒生而靈慧甫五歲前信豐令劉滄石抱膝上畫全字君應聲曰人王滄石異之目光睽睽讀書數行齊下日記千百言九歲應縣試其尊人劍負入儀門或

謔曰是試期胡襁兒戲也邑侯面試之操筆立就鋒銛銳欲刺人稱曰神童已赴郡暨院試皆曰神童入府學與十屬老宿角老宿皆歛鋒李公周望習公寓尤奇其才所作時菽及詩古文劇目怵心光怪離奇必澤於仁義道德見者駭與讚各半君不計也然其文益古矮屋益擯年四十二竟以齟齬終孫樵有言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天地仇也其君之謂歟君爲人色易氣和與人交不末隙豪於酒每與周巨六夏祥五脫帽掀髯浮大白劇談談已復飲竟以此病病甚知死期爲詩告所親若平時書畢正衣冠端坐去嗚呼死生之際君子所難言惟聞道者能屣脫兒女情而一軌於正而君若是是其有得者與

高潞潭傳

君諱廷楨字漢瞻號潞潭濟陽縣人少窮古六經尤耽邑先進張蒿菴儀禮句讀以經學聞徐公鐸校齊士貢之雍爲上舍高第已而假歸養親不問進取旦日肅衣冠適親所問衣煖寒已進盥已問所欲而敬進之已上食食已必舉古今美談悅親親喜甚居無何遘親疾瘠甚附身附棺一誠信準儀禮士夫難之間集古今嘉言行列座右事無鉅細一裁乎禮母涉俗冠服言動不毫毛蕞苴啓手足猶自正衣衾勿令偏誠母作佛事曰吾家先故習禮學學勿雜余嘗謂士弊於俗學久矣昌黎號汲古猶苦儀禮難讀朱子作經傳通解後生厭其浩博不一觀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禮者天地之大文

天常祕之惜之而不欲溢其輝故周官者姬公未成書也吾
夫子於二代禮以文獻無徵止於周禮亦無傳書越漢及宋
千餘年得朱子書如日中天而喪祭二禮猶屬之黃勉齋勉
齋自謂無憾矣而後人憾之故禮書爲絕學若蒿菴句讀誠
味乎衆人所不味而君圭而臬之以範於家不徒爲口耳學
嗟乎是真足傳矣之璿以孝廉諭青城補鐸福山訓士首言
禮屬余集君事實余嘉君之隆禮由禮也故爲之傳其大者
如右

蒿菴濟陽人名爾岐字稷若隱居不仕篤志禮學錄儀禮
鄭氏註兼采賈氏吳氏說斷以己意名曰儀禮鄭註句讀
又著正誤二篇顧炎武亟稱之

十八 沈齊義陳枚吳璪傳

附陳元樑等

沈齊義烏程人乾隆甲子舉於鄉丙戌會試下第以知縣揀
發山東試用題署泗水謝病去三十七年病痊補壽張攜一
子某赴任三十九年八月聞王倫逆謀日練民壯欲捕之民
壯劉煥倫義堦以告倫倫黨乃以二十八日夜半寇陷縣城
齊義聞變倉皇出慰諭之賊不退請齊義順其教齊義不許
賊乃曰官不從卽死請官退思之羣擁齊義入諸友勸其僞
從爲後圖齊義艱然出賊黨多胥役又環拜泣請官降齊義
叱之賊復擁齊義入時其子應順天鄉試齊義乃令所親懷
印走自整衣冠出大罵賊賊不能堪亂刀刺之以死賊黨李
士節肱其篋如寒士歎曰好官好官以紅氊裹其尸置署後

事聞

天子嘉齊義與陳枚盡臣節合守土義且言齊義先失察又不密機事難辭咎但旣以身殉亦可原加恩交部照武將陣亡例議卹贈齊義道銜同陳枚內閣撰誥勅各給祭葬銀百兩廕一子入監讀書六月期滿照例銓官大學士舒公巡撫楊公至堂邑壽張安民率監司守令臨齊義及枚喪上香三奠酒三拜三歎息而去學博丞尉武弁死事者命道府叅遊分祭奠觀者皆感泣

陳枚全州人乾隆癸酉舉於鄉壬辰會試下第以知縣揀發山東試用委署聊城繼署堂邑三十九年二月到任八月二十八日王經隆招其黨四百人集張四孤莊縱火殺怨家往

壽張迎王倫枚簡丁壯會汎弁楊兆相捕經隆家屬及其黨歸台妻賊怒甚九月初四日帥衆攻堂邑堂邑城惡兵役僅百數十人不足守枚時已解任奮然曰吾曾官茲土義不當謝局外卽帥民夫守東門弟元樑壬申武舉亦慷慨執戈隨賊破南門枚與元樑疾馳禦之元樑手刃數賊賊縛枚及元樑扛赴王倫屯前逼令跪枚不屈且大罵賊先斷枚兩足已斷其兩手又支解元樑弟兄同時死北教場贈卹如例

吳璫福山人居家杜門教書長吏求一見不可得乾隆三十六年由歲貢選堂邑訓導攜侄文秀僕王忠到官賊入城劫學署見其老置不殺璫叱曰我年已七十餘寧偷活汝寧聞從古邪教誰逃死馬蛇詎成龍官兵卽日來誅汝等汝亟去

賊怒殺璫及文秀與忠璫贈學錄並議卹文秀及忠孥
趕福滿洲鑲紅旗人由沙溝營都司陞壽張營遊擊九月初
三日隨克鎮追賊被戕陽穀城下又有沛陽人楊兆立莘縣
汎把總奉調守陽穀城亦見殺其兄卽兆相爲堂邑汎把總
賊入堂邑兆相率兵二十七人守南門與賊死戰遂被害頭
腦俱裂後與兆立俱贈一級廕一子以把總用
劉希燾廣東長樂人援例選陽穀縣丞分駐阿城鎮乾隆二
十三年到任歷奉差委署鄒縣曲阜皆稱職列壬辰卓異正
薦引

見回任候陞九月初三日奉調赴縣城防守禦賊於東門外
遂被殺後蒙議卹贈希燾鑾儀衛衛經歷餘如例

方光祀漢川人援例入宛平籍選授陽穀典史乾隆二十九
年到任陽穀獄在城西南隅去縣署二里許典史署在其傍
九月初三日賊入城光祀率侄義入獄防守賊破監門劫獄
囚遂殺光祀及義贈光祀府知事義亦邀議卹如吳文秀
戚氏文登人李昂繼室昂由歲貢選壽張訓導乾隆三十八
年孥氏赴任王倫作亂入學署劫財物昂夫婦恐被辱卽於
東鑲房相對縊昂因繩斷墜地久復甦自以年逾七十矢必
死時賊已趨陽穀門斗郭有仁力阻不得死而戚氏已先殞
命時九月初二日也氏年三十餘能與夫從容就義大學士
舒公巡撫楊公嘉氏烈續奏請旌表得
旨允行昂以未死與教諭朱麟符以受傷復愈不置議麟符

長山舉人賊刺其左背暈倒地賊謂已死遂捨去後乃蘓
郭永銓堂邑柳林集人柳林有賊黨郭濟美劉君寵楊書常
引王倫據其集集人多被迫脅去永銓年二十二家稍裕從
師讀書聞變歸賊逼之同往永銓以父殞未發卽伏殞上痛
哭曰我若去誰守吾殞賊以刃脅之卽罵賊賊連砍其背永
銓暈絕賊謂已死適聞官兵至卽爭出往抗禦永銓夜復蘓
其母與其妻掖之出後門匍匐草地一日行十餘里越三日
始抵所親冠縣趙氏養病兩月餘廼得痊余奉檄賑堂邑民
數至其集以謂永銓雖未死其矢死不從賊固同志也因附
識其事云

此甲午十月所記也後又有續旌者見別錄

徐瘋子傳

瘋子繡林人讀書好奇不治生產業家貧落魄以星命術遊
鄉校徑入坐上坐無一語問之則朗誦詩古文見撫一世豪
見齷齪自用輒嫚罵尤不樂諸富兒諸富兒固請亦往往多
拂衣去緣道歌咏跳踉大叫人皆曰瘋子瘋子笑曰我誠瘋
因自號徐瘋子瘋子遊燕趙善一僧僧故奇士與劇切瘋子
文益奇摹寫人物衝喉而出皆肖生至嘲弄戲謔不可堪人
亦笑受之且曰是瘋子耳勿深計間溷跡諸俠少中俠少好
著紬綾褲長摩土瘋子竊剪其齊尺餘爲鞵裝曰吾截長補
短耳與俠少入惡鬼廟惡鬼獰目張斧俠少倒地掀其尻瘋
子獨攫鬼筵搖之曰鬼畏我與我不我祟也嘗薄暮自黃山

來倉皇奔趨高吟遐眺詩遇里中失火者衆怒臂拳瘋子曰
若放火賴友人救得免其人復具食謝且索詩瘋子又欣然
弄筆都不記憶爲人推算多奇中得金封多散置墻孔中見
乞兒或手一塊遇其空乏時一妻一子一姪饑腸如雷鳴不
顧也逢場子曰余耳瘋子名奇之瘋子過余齋出所作示余
信奇余爲之範我馳驅瘋子復叫號更奇甚病莫狂於心若
瘋子者獨貌狂耳余聞放浪山水中多奇士徐瘋子倘其人
歟

余鄉俗多請人作傳或墓表及誌銘鏤之譜余所爲不下
百十篇以多虛夸棄之此亦遊戲之筆因贊語有史意故
存之他若曲阜縣志諸傳頗自豪已別有刻本

劉鈍軒先生墓表

先生諱之珩字荆善一字瑤林初號栗園後更曰鈍軒學者
稱鈍軒先生年十六讀書莊北李家村銳然欲學聖人日冠
緇布冠深衣方屨焚香端拜記誦千百言口不妄語耳不傾
聽目不旁睨行道步趨翼如雉兔起於前不驚也已閱艾干
子文定評語知入德必宗朱子購語類或問小注遺書信好
篤甚一字一句反切音釋皆成誦若性理大全中朱子語皆
殊圈識別惟謹嘗偶共客談十餘語語必稱朱子人稱爲朱
子癖於四書注尤精熟所圈評最得其微妙楷行書亦宗朱
子它若坊間蒙存淺達諸講章屏弗列尤痛闢釋老教居喪
不用浮屠邑人化之爲文先學三蘓次歐韓後乃歸於史記

嘗曰古文有膚有肉有氣骨有神韻用史韓之變化加以六一之唱歎務使文從字順各識其職康熙丙寅學使姚陟山貢之太學每言吾得楚兩士一爲湘潭陳恪勤公一則先生也又謂先生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先生顧謂學未足不願仕歸自北雍授徒繡林蒙城蘭江諸郡邑提唱小學近思錄二書亟述朱子語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則近思錄詳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曰學者須知宏毅之宏道理收得多人物也蓄得多故其講格致力辨王姚江良知之說而以朱子身心性情人倫日用天地鬼神鳥獸草木四語爲宗尤教人專力主敬衣服飲食言語動作觀書作字下至燃火潑水溷浴皆有禮法嘗曰變化氣質方可言學亦惟學乃能變氣質又曰理學非腐癖也腐癖者空談性理學則有經濟不爲無用故於禮典樂律農田水利刑法及井田封建古法之不可行於今者皆考論其同異至於行師用兵戰陣之法方田粟米均輸勾股之數地輿高下形勝阨塞之宜悉窮其變嘗獨夜陟高臺仰臥棹上觀天文徹曉數年盡知日月星辰之象顧人或問之則曰天下名理甚多何必及此性謹密不一涉忌諱語有持文就正者見其題爲危行言孫卽不閱曰生盛世何爲作是題其敬慎如是癸巳選授柳之永興諭倡修學宮集諸生講學學舍不能容已而丁外艱歸丙午起補寧遠諭以永興妖人某某遣其徒上書妄言事事連先生罷歸里蓋年已六十有八矣又十年

卒於家先生世爲安鄉縣東高里五甲人祖某父某皆未仕
先生生於康熙癸卯正月卒於乾隆庚申九月葬李家莊後
卽先生少時讀書處也嗚呼先生學甚醇不克顯於世所著
格物集等韻說慎言集四書注餘近思錄附注握機圖說多
散失少完本而一子斯衡蚤歿兩孫文泮文源幼孤臥病三
年惟一老孀媳潘氏旦夕侍養家無擔石弔祭稀至昔之徒
與多已先亡無有能言其德美者以是行狀誌銘祭文皆闕
焉而兩孫暨曾孫期思又不幸相繼以歿四世門戶僅賴少
寡曾孫婦周氏率兩弱弟熒熒守數歲兒零丁孤苦式微已
甚相於辛亥之歲先大夫命往受學時甫弱冠末克窺精
蘊厥後支離風塵數十年無一得策後人益無有知先生者
是小子之罪也用敢敬記其畧俾長男承熾勒石於其阡乾
隆甲午夏日受業潘相謹表

彭北溪墓表

翁姓彭氏諱友鳳字洞昇號北溪世居栗湖東畔少入庠序
以正學自許三逆反僭名號僞學政脅諸生赴試翁不往亂
平試多冠軍入鄉闈輒北志益銳日課七藝不失度及門若
舉人劉梅谷楊皇言皆遵衣鉢力闢佛氏嘗語其子少曾云
佛法入中國二千年爲孔子徒者亦奔波若狂號之曰西聖
人韓昌黎嘗力闢之有宋大儒輩出聖道以明然猶有謂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卽吾儒誠正之功者吾輩談虎色變
其勿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又念四書六經經朱子手定後但

當篤信而力行之此薛文清語也顧窮經有得亦無嫌盍各
故翁於經多發明百家雜記亦手自批駁尤刻苦力行却聘
侍養丁外內艱殯葬悉依禮撫從孤周其匱乏救族女之益
溺者貲而長之給奩資遣之不自功常衣食途側之老而饑
者歛近宅之亡而無棺者嗟乎世固有博學多聞捉管狂叫
兒畜一世豪及考其內行多齷齪不可問者其於翁何如也
翁生某年某月某日没某年月日年七十有一葬某原其表
曰惟古於學師周孔西法之來漢作備羣儒舐排何神勇青
天霹靂燒蒙茸彭翁文詞若泉湧剖析羣言鋤釋種覺海巨
燈燭瞳矇門徒子姓能接踵後人不忘有茲塚勒銘元石鎮
龍嵒

琉球國都通官鄭利賓墓表

琉球國宜壽次親雲上鄭國觀字利賓其先世為福建福州
府長樂縣人明洪武中奉命入琉球居久米村食采邑為官
族祖士絢字克文累官正議大夫兼申口座父某某官君少
穎慧有詩文聲康熙六十一年北學閩之柔遠驛六年乃歸
雍正八年充王舅通事官入京乾隆元年晉大通事護貢抵
閩明年授長史司七年充朝京都通官八年入京九年二月
初九日終於譯館年四十有四

賜葬通州張家灣利禪庵塋地在官生蔡宏訓墓右乾隆甲
戌嗣子孝德隨其國大夫入貢省墓格於例歲己卯承恩入
監始得拜奠塋前蓋自君之没至是十有六年矣孝德請於

續文書屋集卷之二
余曰惟我先君承休席慶雖齋志蚤逝遙隔山坵而近膺新
命遠銜舊德俾不肖才薄能鮮繼封襲爵登沐殊遇其爲善
無不報之徵乎而春露秋霜海外北望靈魂何依長恨無窮
矣先生不棄辱賜一言我世世子孫之朝京者其永饗而賴
之余不能辭爲敘次其實刻之石君配錢氏生子三人長卽
孝德娶蔡氏子文源次孝思通事隨學成均娶楊氏子廷玉
三孝錫女五人其四適已故入監官生金型型墓在君塋之
後左

右塋自康熙己亥 賜葬貢使楊聯桂雍正甲辰葬蔡宏
訓起祠宇築圍墻合塋戶張姓收其租後耐葬十塚鄭生
嘗欲置祭田立戶冊載通州志期可久惜不果行

原任良鄉縣知縣李麓堂墓表

君諱衡字殷相別號麓堂姓李氏其先由豫省睿沅州遷鳳
凰廳祖某早卒妣馬氏守節撫孤父式玉妣廖氏生君一人
君傲岸負氣刻苦爲詞章補弟子員學於嶽麓書院學使錢
唐倪穉疇師拔之貢成均大司成考列優等刊其謀藝總理
監務簡親王通天文學著易圖畫說成均講義多君輯錄考
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期滿引 補良鄉縣君才敏而性勤其爲治主於以猛糾寬力行保甲
見以知縣用庚午揀發直隸省委署高邑昌平題授完縣調
法計戶均役車馬皆有籍旗民均服完邑西北崇山綿延多
野獸駭突患東南則隣數省通衢奸民徃徃潛竄君督民因

村莊形築圍牆墻高九尺圓而凸方而凹長而殺短面博環而連塊而分刻剡銳而牙者二百五十有五公立柵欄設殺啟閉者曰官門六百九十有四因民之舊墉門焉聽鉦柝爲空其中者曰過水排牖二十有八村自爲經營者一區葡七村代董數小村者一百四十有二設守護亭守義倉義學留養局一十有九包絡馬耳伊祁大蒐諸山旁貫曲遊唐蒲諸水廣袤二百餘里高墉連延虎狼遁跡鼠竊不獲出入十匝月而事竣乃言於制府曰保甲之設所以防姦賊良要必以村莊之堵濠柵欄爲首重成周盛時使民相保相救相明無踰於隣里鄴鄗縣遂地域溝樹之法故遂人掌其地圖平時則敦親睦澄盜源一旦有警可按戶出賦簡兵守禦之嚴戎馬之限舉皆由此後世若韓重華之於振武軍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二十人令各就高爲堡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災誠所謂兵農事兼務一而兩得者某倣其法集四鄉耆老面爲勸諭俾各就其村之大小高窪築墻立柵度地宜興事功不一擾民民皆歡趨次第竣工令各村保分司鍵鑄擊柝鑼不問暑寒巡查啟閉無或懈比年以來居民安堵應請明立案據交後任並繪圖爲說制府方公深嘉之飭令永遠遵守下其法於他州縣先是撫軍趙公宏燮以舊爲完宰捐購義田一頃三十餘畝設經蒙六義館積久鮮成效君旣修至聖廟文昌閣浚蓮花池修文筆峯復籌書院經費剖

舊地一頃六十畝之租充鄉館用存原供城館之地一頃七十餘畝又查城壕新舊墾隙地傍城官地一頃四十一畝有奇河灘官地及民間絕戶隱地四頃八十九畝歲定其租入若干勸諸生及客戶前後捐輸得基地及屋一區六間在文昌閣之南增買西偏餘地鳩工役改後房爲師席修前屋曰講堂增左右廂十二間立大門題曰燕平書院屏垣甃甃點聖丹漆以法修舉購正書一千有五十卷工旣訖役存本銀一千兩月息歲租三百金供生師修膳諸用詳請報可乃延明師掌教事月再進生童署內課之諄諄與語欲其反求諸心爲古人之學其爲文亦必根茂實遂由是完之人欣然向學每課百餘人皆帖帖屏息侍墻下惟君之語不得聞是懼

關氏三代祠舊在南街東後巷君卽帝廟後爲新祠遷奉帝祖神主毀城北三教廟遷龍神居焉易額曰陽德正中蓋六年中苗婦髮櫛汲汲爲民興利除害若嗜慾者皆如此其在良鄉縣之辦郊勞差務也乾隆二十五年春二月徇部平定大軍凱旋

天子行勞帥祭纛之典君奉上符於城南墩臺東五里許擇高廠地面當南北長五里東西寬二里之正中築將臺一座高一丈六尺面方五丈下基方六丈四尺四面踏垛四座各寬一丈長三丈四周扶手墻高三尺內築土牛外包城磚臺之下平墊地面方二百丈迤北平墊搭蓋更衣蒙古包帳房尖盤地面長一百丈南北平墊陳設鹵簿大駕道路各寬五

丈長一百丈有奇西南平墊大纛行走道路寬一丈長一百五十餘丈臺之上各部內務府安奉

皇上閱兵明黃雲緞涼棚一架中設寶座列床一分明黃雲緞套大香案一張上設大銀五供銀枝子酒壺銀爵盞銀奠池傍設讀祝明黃雲緞套黃案臺南並北面馬道至轎前鋪設棕毯君備設安奉大纛石鼓安奉

勅書架臺四面五彩牌樓四座又

聖駕由駐蹕之黃新莊前往臺所道路橋梁城內南北門南北街狃部東關之館各豎綵坊懸慶祝聯額將臺之畔建

御碑亭亭傍建制府頌

聖碑亭四圍踏置地畝創廟宇爲常住所復於十三里黃新

莊勘定將軍徊王營盤將軍圓營回王方營凱旋官兵若索倫吉林察哈爾及香山兵搜山之兵分數次回京俱於邑東門城東南角設營盤中建高廠蓆棚懸燈綵爲中軍帳營門外南北各起蓆棚數十間爲買賣街墊發銀兩令兵役買食物官則具美膳遣役分送徐請獨力備辦每次令多役就各帳房分送熟牛羊肉及饅首雜會湯粟米粥稻米飯各數盃時語以德由上臺兵民偕安定麩草料豆諸值不令市僧居奇慮立夏後風日燥烈兵役歸自數萬里車馬塵土積久蒸鬱或遭災多貯冰水涼茶精製平安丸散待不時用護送車輛東至通州北至昌平往反三日人畜多疲困請令各州縣添雇大車四百輛協濟凡君之綜理嚴密雖竹頭木屑皆有

規畫當是時君既以才見罷於制府慷慨直前與寅僚白事
 指陳形勢利弊洒洒數百言或與監司抗辯不稍絀而首衝
 旁午吏胥多因緣為奸君雖多方鉤距務盡根株不苦民而
 緊差絡繹郵遞不能支又不能不沿舊遣雇車驟為行旅累
 其失意者因明明有謗言於是鄰邑之嫉君者爭出死力相
 齟齬而君竟以失察落職矣君既離任嫉君者即署篆日按
 簿書詞其民之曾得罪者言君過撫拾月餘不得毫毛罪乃
 止制府謂君雖傲性難馴其幹濟終不可沒且聞其囊無長
 物妻子困阨加憐惜聽君與慶賀邀錫職銜而所治諸州縣
 皆歎君被誣完邑尤亟迎君君亦念居完久因過完完人聞
 君至競扶携扳號各持薪米棗栗相餽獻議為君捐復力禁
 不可遂倉皇歸會城而送將者出境十餘里猶不止嗚呼噫
 嘻為吏而去邑數年之後猶能使其士民愛慕如此其亦無
 愧也已君三世孤子歲祀必涕泣迎養寡姊於任教姊子劉
 晉隆益隆事舅母如母待表弟如弟尤篤友誼徐州周汝峯
 俸滿入京病於署親調湯藥歿則殯之遣人送歸經紀完尉
 之喪資遣其室家人以為難君性卞而好潔遭疾猶日再三
 浴浴或易時平居簡默寡言笑接人無新舊皆委曲盡禮數
 將歿惟呼其妻舅以居官未克盡職守祖母苦節未及援例
 請旌為恨語不及其私以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終於
 辰沉會館年五十有一嗚呼君自少勇於為人謂功業可立
 就禁一切家務無關我在官十餘載不問田舍其志之所之

正未易以小就而竟止於此其真命也夫君娶劉氏千總武德郎劉某女子昭質庠生娶張氏安鄉縣崢縣令孫鉉女孫一繩武女一未嫁君所著有歷試草歷任尺牘完縣圖冊說皆未梓昭質匍匐扶櫬歸葬謂某與君交最久君之事固目覩而耳熟之者請一言余蓋有息壤之痛焉用詳叙其大者付之俾表於其墓

麓堂嘗語余憾子不從簡邸遊後入成均見各堂所懸王卦圖老隸皆言王掌監務月會諸生講書數次盛暑正衣冠端坐汗流透端罩諄諄不休其講義第一篇言天爵人爵大體小體之分次篇言學庸之同歸三篇言周易之要指而總歸於養其大體發揮親切真有功學者

附記

明福山縣鄉賢孫公墓表

公諱遇字際時姓孫氏福山縣塗山社人生有異質年十一能朗誦捕妖婦唐賽兒刊章洪僉事順異之命書神童詩筆法遒勁送入邑庠爲諸生博覽強識有文章尤從事聖賢學宣德乙卯魁於鄉明年正統丙辰登周旋榜進士授戶部主事差督莊浪糧務勘事八閩俱有清慎聲莊浪旅邸舊多怪公居之數月聞如也用少傅石首楊公溥薦擢知徽州府徽素稱難治郡公設政以節用愛人爲先以敦教化育賢才爲本推古人絜矩之道以求理之所在理有定見則晉楚之富儀秦之辨有不得而移始六邑之赴愬者日以百計公曰民性剛甚宜以柔制之諄諄勸化俾悔過卽已不復究其虛妄

平易近民民皆化之民有爭溪魚及潭社者數十年悉為剖
白嘗獨坐聞呻吟聲詫曰若寃耶已廉得婺源廓東婦王氏
脅於強暴繼孝節女妙安而焚其屍擒誅強暴祭孝女其聲
頓息祁之虎日怪人禱於神虎竟去有豎子取鶴之伏卵鶴
哀鳴於庭祝曰有求乎令隸隨所飛至爨下取釜中烹卵以
歸公曰吾聞禽鳥能媪熟使生將之巢鶴果抱得雛日引雛
翔舞庭中見者異之行均徭法以貲產高下為差廢草里書
為民興利去害汲汲若嗜欲遭土木之難奉檄辦置軍器事
濟而民不擾景泰五年郡大饑人相食部檄督糧運甚嚴急
公請於朝不得命休寧巨盜凌辛受聚眾山谷相煽恐剽殺
歛祁諸縣御史汪某議調兵勦捕公謂此饑民一用兵禍且

沛蔓亟召諸官吏責之曰君等食天子祿戕我民民不堪命
相率救死民何罪即疾驅抵賊所諭之曰若反耶若知官兵
至耶官兵至不若活太守知若苦州縣毒饑欲死若非反欲
活若若聽太守言即無譁賊眾感泣曰公仁人也活我我何
忍負多散去迺計擒凌辛受磔之榜曰誅止首惡一人耳餘
不問賊眾又感泣曰公仁人也真活我乃籍戶口給牛種勸
蠲輸廣賑貸戢強暴拯困斃瘞暴骨歸流亡郡以是大安先
是處州賊葉宗留福建賊鄧茂七相繼作亂州郡不能制遣
御史柳華督福建浙江江西兵討處賊命寧陽侯陳懋充總
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副之太監曹吉祥王瑾提督
火器刑部尚書金濂贊軍務討福賊連年攻殺僅一克東南

苦兵役老弱轉餉舟車錯無辜橫死者百萬計公一郡守出
片語相開曉不旬日定狂賊撫綏殘氓所存活無算視福處
事難易奚啻霄壤一時伏公能公一不收聲聲常滿新安民
謠引謂公公道仁政足感人語固不虛云旣而連歲大稔產
瑞麥公表奏之其文曰臣伏見天順元年四月本府屬縣休
寧縣知縣黃謙齋瑞麥一莖四穗者一本兩穗者四十五本
歙縣知縣陳賓齋三穗者一本兩穗者五本臣等齋沐捧覲
不勝忭躍欽惟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綏定華彝武功告成
嘉禎疊見洪武三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於是學士臣劉基
作頌以紀其盛由是皇風遠播民樂雍熙迨今近百年矣恭
惟皇上受天明命重登寶位復立皇儲茂隆國本德澤溥於
八紘仁恩敷於億兆海宇臣民悉皆懽忭山川草木罔不敷
榮致和氣之薰蒸泄禎祥而肇應惟茲瑞麥曠世稀逢造化
靈鍾綴嘉英之粲粲雨暘時若結佳實之纍纍先百穀而有
成爲群生之所賴斯實皇上順天應人神化感孚有茲物產
之祥允協昇平之兆臣等職在牧民忻逢盛事仰紫宸而敬
拜祝聖壽於萬年謹將瑞麥各封裝成一函具本專差黃謙
賚進謹具表以聞天子悅之詔晉公一秩公自正統九年出
守徽越五載丁外艱朝議福處有金草事留不遣景泰二年
丁內艱去甫終制大吏因徽人請奏還公已而坐織造府事
逮至京民詣闕訴白其寃前後秩滿當遷民又再三詣闕留
英宗令進三品秩視事天順甲申始遷江西右布政使蓋公

之治徽一十有八年矣徽人不得留如失慈母鄉各建生祠紳士方懋德殷伯祥輩刊懷仁集四冊曰瑞麥表瑞麥詩平盜賑荒詩及各序曰循良六頌曰甘棠遺愛詩曰去思詩六頌者一曰神明二曰長者三曰福星四曰願借五曰請留六曰去思援黃霸劉昆鮮于子駿寇恂姚崇何武六君子爲比謂六君子各止一事而公兼有之也去之日有養犬搖趨隨行公謂吾居徽未嘗取人一物寧以此相累命吏留之犬不食死徽素崇釋釋多私耦而疎其產公令爲室家鞠子數千人至是皆泣送道左有青衿者歎爲異事居亡何自江西朝京師南陽李少保詢其鄉不便事公曰他事有常規無足慮獨臨王子奠埵罪廢幽西山子女從焉設數年奠埵夫婦死

其子女一失節奈國體何李頷之公乃奏請許其子女婚民間官給五百緡資而遣之其用心如此越二年陞河南左布政使計羣吏給事太和蕭彥莊卿公前在江西治其家不法事劾公與冢宰李秉同鄉爲黨比公不置辯致仕歸橐中裝僅倍百金悉與諸昆季共之課子孫讀正書成詩禮門性仁厚恭儉好禮雖造次而雍容和氣足以動人政簡刑清不少爲繁苛日輪用胥役數人餘皆遣歸令耕織勿惰遊常食蔬糲自公服外皆以布少子琰來省衣羔裘立命易之室無妾媵配房淑人先公逝數十年不繼娶志載義夫陳鼎嘗爲公鄉賢祠記述宋儒之言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特患人不自盡其分又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若公者其盡分矣

乎時以為知言公子四人長子珂字廷珍宣德丁卯舉人景泰甲戌進士任廣東道監察御史陞南京大理寺寺丞嘗出巡江湖叅贊荆襄遇徽人則曰此吾父舊民也從容禮遇有顛沛則力為扶持新安人感激廷珍益思公德不忘次珪成化辛卯舉人戊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禮科給事中陞戶部都給事中陝西右布政使次瓚成化甲午舉人次琰成化丁酉舉人辛丑進士任中書科舍人陞尚寶寺少卿孫十餘人其名者珂三子欒弘治乙卯舉人琰長子樂弘治甲子舉人同成弘治乙丑科進士欒任直隸任邱縣知縣陞通判治績述厥祖禱雨輒應任邱人為喜雨詩太史李時序之樂任浙江秀水縣知縣陞京畿道監察御史陝西鄜州兵備副

使四川布政司叅政公之卒也塋張村祖塋有石獸華表大學士劉翊撰碑文正德八年邑令李安之詳准立鄉賢祠

國朝乾隆四年明史成附入循吏傳顧其實行不詳甲申秋七月余至福覽邑志所為傳想見其為人適以事過公塋豐碑斷滅纍塚荒涼莫可辨識父老無知者為之感吟會其旁支控爭墓田悉心推勘始識封墓所在磚石毀殘松楸剝落公孫叅政墓碑雖存而盜厝旁侵一抔莫保蓋寢邱之失傳久矣因以訪其嫡派乃得公十世裔孫守忠零丁孤苦家藏遺像幀軸蠹蝕而容範衣冠莊嚴肅穆歷年三百拂拭如新瞻拜之餘益增慨慕乃為清祀田修墓像建祠屋請奉祀旁蒐博採表於其阡舊志每慨公文失傳觀瑞麥表其文可見

續文書屋集卷之六
三
矣鮑寧謂公嘗從事聖賢學讀懷仁集信非真學人不能嗟
乎爲循吏豈不貴學哉

福山林烈婦墓表

烈婦林呂氏留公社呂有智女林灝長子之選妻善事舅姑
敬其夫夫病久事之彌篤夫卒無子氏年三十勺飲不入口
誓以身殉惟屬兩弱弟娣婦孝養舅姑家人競勸阻之氏乃
強飯已而闔戶自經時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也舅姑
哭之慟厚歛之葬與夫同穴愚惟夫亾殉節近例所禁而詩
吟偕老禮稱未亾人不能爲中庸寧爲奇行若氏之視死如
歸砥大節振頽風未易訾也於是邑士大夫莫不咨嗟嘆惜
稱氏烈余旣爲烈婦詩褒之遂以表其墓

太學生孔君暨節孝魏太君墓表

惟乾隆之三十有七年某月某日四氏學茂才孔毓璣奉其
旌表節孝母魏之喪合葬於故父上舍孔君之墓禮也上舍
墓故無表毓璣匍匐請余爲文併表之余謂節母之賢已表
矣而上舍之生平顧以蚤亾不獲著僅著於節母之命毓璣
有司者弗爲之表是使賢者終沉晦不一見且無以見節母
之賢之代有終也乃爲之敘曰上舍諱興擴字蘊行前觀察
使聞詩公之元孫聞詩子貞熿生子三伯曰尚愉爲世尹有
惠政崇祀馨宗仲曰尚恒皆勅封文林郎季曰尚恪上舍以
尚恪孫爲尚愉子衍滋後自少卓犖不羈入廟學卽援例貢
成均年踰弱冠卒於是節母年僅二十歸孔氏甫六載苦節

續文書屋集卷之二
自誓撫兩女摒擋家政久乃得立尚恒之曾孫毓璣爲嗣子
蓋去上舍之亾二十有八年而節母亦年四十有八矣當是
時節母耳耳兩弱女一適遂寧張勤政一適泗水尤某相繼
妖血淚盡枯惟日劔負此呱呱兒懼倍甚食飲煥寒不一假
媪婢手比入小學親教之六藝就外傳歸必課其所習爲之
解文義嘗涕泣命毓璣曰汝父性顓古而質於行顧齋志歿
汝若克揚名顯汝父汝父爲不亾吾乃可亾又曰汝父事所
後及本生皆盡歡葬祭盡禮命予遵守弗稍忘家故三世同
居羣從娣姒宛若先後皆以吾爲冢婦有加禮汝父顧曰諄
戒吾不友無禮於諸介婦且母私田宅錢帛餘則以周匱乏
以是人不我尤家日落春秋上林墓則又涕泣曰汝家爲觀
察公宗子再世立後吾今日且暮老安得蚤抱孫弗孤子吾且
卜吉改葬先亾人吾乃可亾其言俱深痛不可聞已而節母
以乾隆三年戊午

旌節孝又六年遷上舍於新兆又六年而見孫傳笏又三年
而見毓璣補弟子員又十三年而見曾孫繼嵩又三年而沒
享年八十有三嗚呼節母六十三年之苦節於是而始爲安
卽之亨矣節母之先世曰河南左布政魏公肯構爲曾祖厥
文學元祚與弟孝子嘉祚稱二難其妣孔夫人爲世尹與
認女節母生而端淑又習於姆訓者最久故上舍以文行顯
而節母相之上舍之文行晦而節母宣之在易恒之五曰恒
其德貞婦人吉坤之三日含章可貞又曰無成有終文言以

妻道與臣道并論之嗚呼上下經之第二卦皆若爲節孝繫之繇者然然則惟恒其德者乃克代有終有終則夫子之事成無成者其成不旣多乎哉余又以知上舍之晦於數十年而表於一日者固節母之代有終抑亦以見賢者之終不湮沒而且必有後也毓璣尚氣誼喜爲古文辭其顯揚之望固於是乎在所爲節母行述甚詳明余謹掇其大者著於碑

宋母熊孺人墓表

孺人邑著姓熊氏子儒士宋理文室也理文少負英氣矢功名可一蹴致內外事胥委孺人已而連應試不售年三十六卒孺人毀過禮誓不欲生妯娌裁之曰死與撫孤孰難時孺人生孺子長秀三次聘三甫七歲度無可託瞿然起強食飲

親胆辛延明師教厥子剪髮剝薦爲供具二子或偶近市井兒若老佛弟子卽大怒曰兒恚我亟屏之勿與再遊季冬之月師罷館孺人親督課薄暮燈一紡具一書棹一已績綿而二子侍側誦殷殷隆隆萬籟寥閭里黨猶聞宋氏績聲讀書聲歲丙申秀三補弟子員孺人喜顧曰吾願不止此秀三志益奮聘三董田事輒有秋凡治田孺人坐籌而指使之先冬使牛力勇芻牧春糞之一易再易三四易之行次播種之已一再耨之膏之相旱澇灌之疏之故稻氣芘芘香踰他晦所收常贏餘秀三爲人師倦倦囑以無諼聞秀三等言人過輒不悅尤不信師巫諸邪說曰自我爲汝家婦聞汝家世儒素好義而守禮汝文學於前人猶糠粃也其訓長孫國鈞亦如

子某年某月某日年六十四卒遺命曰吾爲婦與爲未亾人數十年幸不大負初志見先亾人惟是殮殯窀穸之事慎勿用浮屠及陰陽拘忌吉凶法嗟乎佛法入中國千餘年讀書士大夫尤崇信奉行囑其家屬誦經禮懺焚楮錢似所謂天堂地獄人道鬼道禽獸道指顧間可以那移解免出入者而其子若孫拜泣聽遵不如是卽宗黨笑罵以爲不孝至婦人女子蒙蒙何知識尤恐駭皈依不稍違甚且樂其魚磬鐘鼓梵唄抑揚之聲神鬼仙佛變相獰惡奇幻牛馬猛獸剉燒春磨可悲可駭之形娣姒宛若少女靚婦聚觀若狂以爲盛若母之秉禮義遺囑其子偉丈夫所難能者一女子能之可不謂賢歟爰因國鈞之請而爲之紀其事於阡

龍潭溪先生墓誌銘

黃山西南土橋湖之畔有真學士曰潭溪先生乾隆三年十一月朔一日啟手足於中堂書案之座時令子雪立夫婦暨一孫皆蚤卒無期功強近親僅遺妾某氏偕諸女女孫治斂殯越明年官始命其同高祖侄名道大者爲之後卜以某月日塋先生祖塋某公之右謂余嘗過從問業屬爲誌銘謹按先生姓龍氏諱尙御字大章別號潭溪世居安鄉縣松渚村自幼刻苦力行篤志聖賢學孝其父伯明諭之於道父歿水漿不入口三日殯塋悉依家禮廬墓泣血三年不授徒不入閨房母王老而痺日謹奉衾褥浣衣裙藉纊圍羅負之起居親拂拭食飲用口哺愉色婉容數載如一日母歿哀禮如喪

父撫孤甥王某與之田屋捐金爲父所善蕭某納婦不索償
族比戶大疫日往候問經理疫亦不及歲大饑奉蠲復
詔必酌減佃租俾均霑

天子恩性和婉居平無疾言遽步教學者讀程朱書務實踐
接人無親疎惟善言慰誨橫逆至不報也年幾髦慕親學道
不稍懈嘗題其門曰罔極親恩何日報長途儒業幾時完蓋
所謂孝子用力用勞與不匱者殆庶幾焉先生蚤負文譽入
棘闈輒不售雍正中以歲貢逢

覃恩准作恩貢就教諭職已而邑人以其名行應孝廉方正
舉辭不就所著有禮編潭溪文稿藏於家銘曰東野之善鳴
而孰播其馨孝權之哀毀而孰守其塋吁嗟乎先生

鄭君嶽南墓誌銘

始余少時卽聞邑嶽南鄭君有孝行旣而與君仲子瀚書分
教文里交最久聞君行益悉居無何余北赴趙郡客燕京棲
遲四譯館落拓一官東海上瀚書亦以諸生老梓里不聞問
者二十年今夏孝廉金子步唐自京來出瀚書所爲行述命
余誌君墓嗟乎君之行寧希以誌銘傳哉君初與諸昆相刻
磨冀一蹴列簪紳張三世義門緒篝火雨窗旣蹶復奮顧輕
擲免園冊無一毫顧藉心惟惓惓孝友節義若嗜慾其鉅者
逮事王母遘傍舍火風猛烈若燎原不可邇君獨急抱大王
父襯不肯去痛哭稽顙願以身代天忽反風得無患有神夢
於王母曰是筇杖珠瑟瑟然將以貽若孫世咸決君必食福

君顧謂此適然事亦適然夢不言報報乃終不及雍正中
詔舉孝廉君不獲與挾其能戰藝於楚闈十五試訖不售竟
以藍衫歛嗟乎士患誠不足感鬼神而鬼神有不信之日亦
患生不遇盛世而盛世有見遺之賢古今來若此類者曷可
勝數君之塵垢聲聞視羊叔子輩汲汲乎求名若玉戎鑽核
然者其亦有感也夫至君之先型後賢則行述詳之矣故不
贅銘曰火乎烈反其藝神乎格易其迹寶乎冊厚乎宅有欲
求之一片石

邑明經傅左峯墓誌銘

余遠遊二十年鄉人北來者皆交口稱傅子南茲才比予季
承焯回署推南茲益甚出其手書及所爲尊甫左峯君行狀

屬余爲志銘考傅氏上世居南昌其別子遷安鄉西里者曰
與哲傳六世至築野生秉鈴壽期頤生作楨號清介吳逆反
據鼎澧不應科舉卽左峯父也左峯諱于典字書巖少通經
訓善屬文爲傅氏望傅氏自簡菴翁倜儻敢前數上書言便
民事福鄉里諸不逞者皆銜傅氏刺骨會邑令某虎而冠恣
吏胥爲姦利伺間中傅氏一日悍吏十餘人揚帆來叫囂墮
突誣捉人清介憤甚與昆季追撲之舟子墮水死陷於理左
峯與從弟卜謙走長沙號泣請代十日再往回兩足腫蹶盤
夾木皮扶持後得行上官見其至誠事竟白顧其家益落左
峯不言貧惟日刻苦問學冠童試食餼諸生奈數奇九試不
遇授徒蒙城建寧諸邑已乃僑寓大田教大田人購經史及

程朱書士皆興學所著有四書省辨尙書纂要左氏文繁甲申舉明經科越明年卒左峯事親孝友羣從弟分館穀澗之和其閱尤篤交誼猶憶乙卯秋聞左峯與其姊夫席半泉輩偕余赴星沙余時年甫踰弱冠諸君皆忘分相友洞庭漫汗明月入舟戲拈題會課時有衣犢鼻青禪者擬服舍違式判令曰典故必舟中諸語違有罰左峯一聯尤新切諸君饋饌滿船艙各浮一大白同學傳爲佳話曾幾何時而風流雲散向之欣於所遇者僅余與老友裴君迅若尙存而迅若年今八十余亦冉冉其寢衰矣重南茲之請其能無爲銘乎哉左峯初厝大田今遷耐先兆銘曰古貌之岸然古義之燦然而一經之瘖然待其後之爛然有寧一宮惟左峯之衍然

邑太學生劉君舜占墓誌銘

上舍劉君旣歿之六年其子志騫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阡爲行述走三千里至山左請余爲銘余以君諸子皆篤志正學雉文詞不妄語宜倣譚竟陵例銘其父顧余與君爲深友且申以婚姻自己丑冬聞君喪卽痛哭哭已爲哀詞詞皆真率不浮夸蓋平生少年衰暮別離之感紛集焉嗚呼余烏能勿銘君乎哉初余侍先大夫時每亟稱君父豈言公富而好施予及乾隆庚申歲君館于墨莊教諸子見君與淑配鄭孺人孝養繼母羅太君得歡心太君飲食必祝曰吾兒婦事吾如事父願吾兒婦子孫世世賢孝昌厥門太君歿塋祭皆誠信充充瞿瞿若孺子慕人皆以爲難友兩兄愛諸侄倍

篤諸侄男女或抱孫猶眷撫若童時不絲毫計損益主族政
置祭田動合古法平居簡重不輕出遇鄉里便宜事輒侃侃
與邑令爭令敬之若修學建書院皆請其董督或以非禮丐
君先卽正色拒之教諸子立身行已窮經汲古獨信余言窺
尋向上不靡靡狗俗習諸子院試輒冠軍赴棘闈連不售不
一喜愠惟屬立遠大志勿小就春山秋月與予徒倚林樹命
觴縱談至深夜忘倦當是時余年甫四十君亦僅五十餘心
壯氣雄甚自得也已而余遊燕趙棲譯館宰之山移涿水僕
僕幾二十年僅一南還居數月又匆匆以北求昔時聚晤之
樂不可得而自乙酉仲春卽哭予壻之歿今又哭君而銘之
歐陽子有言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

覽昔人興感之由寧不若合一契哉君諱巽夏字舜占生康
熙壬午七月十二日歿乾隆己丑二月初九日年六十有八
鄭孺人淑行爲姍黨範詳見別傳男子七人長志騫歲貢生
娶熊氏志燦庠生娶王氏志源庠生娶鄭氏志士甲午經魁
娶陳氏繼娶殷氏志彬庠生予壻也先君卒志鉅庠生娶羅
氏志鈞太學生娶吳氏女二一適戴大典先卒一適國學生
羅其萃及見孫男十人珏立庠生娶裴氏繼娶雷氏瓊立庠
生餘俱幼銘曰邛有友湖之水若車而軌若玉而砥邛出而
仕萌之鄙哀友之死誰與誅某某之里友所止歸乎歸乎封
友墓者惟友之諸子

金雲峯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林字繡山號雲峯姓金氏世爲安鄉縣長壽村人明初金潤中洪武乙丑甲科官侍御子孫承世業累膺鄉舉入國朝先生伯父門揖聯捷康熙壬子癸丑科科第之家皆首推金氏先生通敏博學試鄉闈必治五經自場屋沿明季陋習士子惟躄心四書藝經文則與同舍生鬪湊完篇名曰文會五經卷尤多懷挾蠅頭小本或先窖隱所而竊取錄之先生慨然曰是庸愈於專經乎且進身之始卽爲謾吾何敢入號舍冥心假寐子半得題紙竭全力構三藝畢乃爲經文篝燈竟夜成二十藝藝各三四百字暢經旨已乃繕卷落筆如飛日未暮必出一時人皆伏其能顧屢薦不得售舉乙卯明經科嘗語門人曰吾數奇吾子其所運命適合先伯祖是必

中已而其所弱冠入縣庠後以歲試楚書日節題名作受知阮學使刊傳藝林亦屢應鄉闈不遇舉壬辰明經科惟己卯秋闈文孫在煥舉南省先生始稍慰時先生自龍陽諭解組歸已四年年已七十有九矣先生著四書依註書經翼鈔詩經講義綱鑑臆斷教人端師範力回姦阿風習尤嚴課程倣胡翼之經義治事遺規俾於禮樂刑律農田水利地理險塞兵備各究其要及選授鳳凰廳訓導一如教鄉人法異時避徭役者多竄名胥役及樂舞籍學師往往倚爲橐中裝先生獨力却禁武人無媒褻廟廡門外觀察使廉其賢延主講敬修書院益多成就偉滿陞龍陽士人皆扳轅送登入辰郡名宦志先生孝友性成內行敦篤宗鄉皆式型之曾祖正甫歲

貢生祖斗文庠生善行載邑志父門拱庠生勅贈修職郎母
劉贈孺人先生生康熙辛酉八月十三日卒於乾隆甲申八
月二十日壽八十有四配劉孺人有賢行先先生卒合葬石
首麓湖山之天調鐘長卽其所次其政儒士例封文林郎次
其極儒士長孫在簡次卽在煥次某某曾孫傳壘庠生次某
某皆業儒銘曰取士以一經而五經剌刷有嗣能過庭而亦
賦茁軋惟世緒之丁寧而孫謀貽厥勤宣鐸鈴高標圭臬有
冊發馨有年邁臺麓山之陘實崇墓碣藏以貞銘鎮茲岬嶠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知濮州事加三級受業潘相謹撰

